

序

淮河戰爭是我們對日抗戰第二期的開場。也是我們新戰術思想——所謂以運動戰為主，而以陣地戰和遊擊戰為輔的新戰術——第一次的運用。從此以後，我們開始從無望的專守防禦的陣地戰中解放出來。我們開始轉到主動的地位，開始用機動的姿態，打擊敵人。

因為淮河戰爭能把敵人打退，而且不是用了什麼機械化部隊，主要的，是戰術的變更，這一點增強了我們軍民抗戰勝利的信念，把南京失守後的失敗主義，用新勝利的事實將它透澈的打擊一番。隨着淮河戰爭的開展，我們看到全國各方面勝利信心的恢復，和敵人氣勢的衰退。以後接着是魯東南臨沂兩次勝利，山西敵人色當戰法的失敗，台兒莊的退敵，魯南第二次會戰的挫敵，這五個月來戰爭的好轉，都是本着淮河戰爭以後一

224
1.13.2
23



3 2497 7967 3

貫的戰術作風。

這本小冊子的目的，只是收集當時個人所親見的一些材料。讓我們從這些材料中反映出一個新抗戰時期的抬頭。這個新時期的出現，是第一期抗戰無數量失敗與犧牲所換得的結果。而我們半年來所看到的各種勝利的現象，完全是淮河戰爭中新而大胆的嘗試，為我們開出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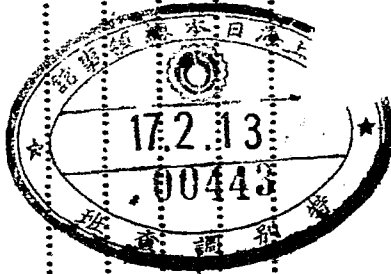
這本書，它本身並沒有經系統整理過，但是材料相當忠實，則可以自信。

長江二十七年六月漢口大公報編輯室

目 錄

序

一· 中原大戰之前夕·····	一
二· 李宗仁縱談抗戰前途·····	二二
三· 川軍在山東前綫·····	二六
四· 敵人威脅下的魯南煤礦·····	四七
五· 淮上觀戰記·····	五二
六· 變動中的徐州·····	七三
七· 蘇魯豫皖戰區民衆動員問題·····	七九
八· 豫南到皖西·····	八五
九· 安徽政治在轉好中·····	九一



十。江淮間的運動戰·····	九九
十一。皖中戰影·····	一〇五
十二。犄角綫外的安慶·····	一一七
十三。桂兵佳話·····	一二六

第一 中原大戰之前夕

一 滿懷興奮入中原

氣候有晴雨，時事亦有盈虛。在民族生命已走上緊急的存亡與廢關頭，全民族的感情都爲每日所發生的軍事政治現象強烈地掀動。蘆溝橋事變後的強硬態度，大家興奮極了。「八一三」上海的進軍，大家興奮極了。上海三個月的苦戰，大家興奮極了。但是南京失守後，以武漢爲中心所放射出來的政治動搖空氣，却太使國民喪氣了。

十二月十六日蔣委員長告國民書發表，大家又覺得頹喪中發現了光明，接着是軍事政治的整理，一步一步地實現，雖然整理的結果，還沒有能夠滿足許多人所希望那樣程度，但是軍事政治總形勢已經比從前進步多了。陳辭修先生接受了武漢衛戍總司令，總政



(南)

沿部的組織也在積極地籌備，武漢當前的流亡青年問題，傷兵問題，保衛問題，和以全國爲範圍的戰時政治開展問題，一天一天地有了端倪。

日本目前對我軍事侵略重心，似由於英國態度之難測，與中國新軍事布置的積極，在華南方面暫時不敢下手。而華中方面亦收縮江南兵力，移兵北上，合由津浦南下之敵軍，欲行打通津浦路之老實計劃。此時山東韓復榘率十數萬大軍，不戰而棄山東，且將全師入豫，擇地自全，不但使徐州以北輕委敵軍，而其不遵命令，擅自撤退，且將牽動其他抗戰部隊。一般國民雖對國家前途稍見寬心，而對於中原形勢過速的演變，實亦不勝其焦慮。然而開封會議之後，韓復榘已被決於武漢，津浦軍事爲之逆轉，洛陽會議之後，西北軍事又全般籌劃，八路軍副指揮彭德懷先生對於蔣委員長之堅決態度，亦重致其敬慰。

然而敵軍打通津浦之計劃，勢在必行，中國軍事形勢之好轉，更將加強日軍之急燥。故津浦臨海大戰之揭開，爲期不遠，記者於上海大戰中已重誤其報導之職責，此次

中原會戰，預料其戰鬥將不如上海之猛，而戰略上此役支持時間之久善及其所及於敵軍之影響，當有其劃時期的意義。故在預定南行之前，特先繞行中原一週，將中原大會戰戰前之形勢，為讀者作相當週遍的報告。

離開武漢，正是大雪之後，在武漢街上幾寸厚的白雪，被無數的行人車馬踐踏，很快的化成了泥水，污人衣履，所以只感到她的來到人間為多事，令人討厭，然而出了武漢市街窄狹眼境的範疇之後，順平漢路舉目四望，我們舊日雲夢澤所在的錦繡河山，似乎和全中國其他所有領土一樣，感受着日本強盜的侮辱與欺凌，在我們民族頹勢已行原則好轉的今日，大雪的造障，象徵着舊歷史正被一場清森的場面洗刷過去，而另布置出光輝純潔的前途。

車上遇到黃杰先生，他是黃浦軍人中有「儒將」作風者，他與中國新聞界往還甚廣，幾乎過半以上，多與其有識面之緣，亦可謂現階段軍人中有新聞記者風格者。因他常與新聞界來往，較多知新聞界之現狀。他以為抗戰以後，中國新聞界應加合理的整刷

工夫。如從基本工作上著想，新聞記者之訓練，必須有內容充實之學校，關於新聞記者應有之技術與學理知識，皆善為培養，養成後，然後引導至國內各省市重要城市參觀，各民族參觀，各種特殊風物參觀，使每一記者必須詳細了解國內的各方面，對於其中優良分子，則選拔至國際參觀，進而養成最優良之國外新聞記者，他以為此種新新聞人才之養成費，當在數百萬元。

車自大別山下穿過，一位在北方某省黨部工作的下級職員，與一士兵高聲互嚷，驚動四鄰。此位工作人員與一士兵談話之結果，知兵已無路費，乃出其私囊若干，贈予士兵，兵不肯受，而對方則非要其接收不可，經再三堅持之結果，黨部工作人員這樣說：「這些錢也是國家的，不必和我太客氣！本來黨部是聯合軍隊和民衆的，我們辦黨的人對於弟兄們的幫忙，尤其應該，你們弟兄以後如果作戰失散，或有什麼困難，可以到各縣黨部向委員接洽，他們也應該幫助你們的。」後來士兵受了錢，一定要贈錢人寫他自己的姓名和職務通信處等；他還屢次推却。如果全國黨部的辦黨人員都能和他這樣，國

民黨一定全部改觀了。

一一 縱思平漢線

三十日晚，使我最難解答的問題，是我已經知道有幾個從機械化的部隊中脫離出來的青年軍官和學生，他們正走向延安去，他們希望在那面找理想的生活，找盼望的光明。我們明白目前抗戰總形勢的人，大家有一個一致的見地，是趕緊充實對日本作戰的力量，特別是過去今天一直到第三期，還是担任與日本作主力決戰的軍隊更應使它強化。固然這個力量的強化，需要多方面改革和補充，然而優秀青年幹部不應從這裏脫離甚而至於要更大量的投身進去，這是當前民族革命的需要。共產黨自己的負責人在各方面亦已經表示，各地青年不應都往陝北跑，如果全國各地方，特別是華中華南各種工作中沒有好的幹部來撐持，全國的抗戰如果都告失敗，單單剩下西北這點地方，只剩下一部份的力量，對於民族總危機的挽回，有何用處？這些理論他們過去太沒有了解的機會

了，然而他們在部隊中所遭受的不合理環境，實在是逼成他們不得不離開原工作崗位的
原因。這裏我們盼望各部隊長官對於優秀的青年幹部，應該善爲了解，這次抗日戰爭，
誠如蔣委員長所昭示，爲「革命的戰爭」，戰爭的本身實在具備兩個性質：第一，是從
日本帝國主義壓迫之下，爭民族的解放；第二，藉戰爭偉大的力量，洗刷我們國家內部
積年來的垢污，因爲戰爭須有大的力量，而力量的產生，只有在內部健全的條件下，始
能做到，只要戰爭，腐化惡濁自私的習慣是無法不淘汰的。青年人參加這樣神聖的民族
革命戰爭，絕對無可避免的地會發生要求合理環境的思想，他們絕對不滿意單純軍事技
術的學習和工作，他們必須要求深入的政治了解，今天他們在自己和民族整個生死存亡
線上，他們必先對於他們自己要作的事情，先問一個「爲什麼？」然後問一個：「應當
怎樣？」這些問題圓滿解答，才能令青年軍人死心踏地去堅持他的崗位；才能令他毫無
猶豫去犧牲，這裏還有一個主要點，今天的青年人特別是青年軍人，對於「主義」問
題，興趣極低；誰也不願談這些空洞的東西，他們只要兩點卽可以滿足：第一，堅決的

抗戰；第二，振作的合理的環境，所以希望許多長官不要輕於疑斷自己青年部下是有什麼政治黨派，任意給他們壓迫或者開除，使他們從抗戰的隊伍中排除出去，我們要體念到國家養成一個軍事技術人才，不是一件容易事，在我們正緊急用人的時候，讓許多好的份子，都跑脫了，這是對民族有害的行爲。

各色各樣的士兵，用陝西語，河南語，山東話，交談着。好些人提到韓復榘問題，有人說蔣委員長一向寬大爲懷，不殺的成份多；有人說，韓復榘保全勢力，不戰而退，實質上是背叛國家，當然該死。贊成後一說的比較多些，這代表士兵們的公意。

山東兵談山東軍隊，每一個班長也有幾個老婆，因山東鄉間有一種極貧苦的紡紗女，每日天微明即起床紡紗，一直紡到午夜以後，才能休息，而所得生活報酬，仍異常辛苦；山東軍隊已多年沒有作戰，餉項每月照發，故班長收入，已比一般勞苦民衆爲高，故紡紗女多願嫁給班長，每月還可以吃幾頓白麵飯，所以軍隊駐防稍久，即有許多班長與紡紗女「結婚」，軍隊一旦移防，班長們在新地方亦同樣挾優越條件，造成新的

游擊據點！

實際生活中，隨處都是哲學原理的流露，歐洲某哲學家到野外散步，問一位牧羊者：「你有哲學嗎？」從書生的見地，這話問得荒唐，而從實際言之，這個却太過平常了。所謂哲學不過說明人生和宇宙的法則，這些法則是不因有無哲學而決定其存否。我們日常生活中無一日無一事不在嚴格的法則之中。車中小商人說南陽的白麵現大批往許昌運，這一定是南陽麵價比許昌便宜，任何事物必定向更好方向發展，只要你能造成更好的環境，不好環境的人一定會向你來的。有一位商人勸一位士兵不要抽香煙，因為三盒香煙要六角大洋，可買十四斤大米，可以供給二十個成人一頓的食用。如果那位士兵有直接的生活負擔，一定接受這樣建議，把他的經濟力量，用到更需要的方面去。說到香煙這樣昂貴，另外的商人說明國產香煙不能發達的原因。外國香煙公司不但對我們繳納重稅，且對我們煙稅機關大大的賄賂，希望他們不要用重稅去阻止他們香煙的銷行，這樣國產香煙根基不固，自無由與外煙競爭，而謀發展了。這是說明個人利益如果

與集團利益相去太遠，必難保持個人對於集團的忠誠。因此破壞集團的方法，使其中某一個人的利益特別超出該集團所能給予的利益，是重要習見的手段。

三 下層的覺醒

事實是最好的教育，平日我們多少學生作民衆宣傳說得口吐長沫，還不見得會令民衆相信，這回的抗戰，平日許多人聽了不入耳的國家民族那堆大道理，都用事實打進民衆的心裏了。三十一日晨間，車近許昌車站，車上兩個老茶房却在三等飯車上大談其抗日前途來。禿頭茶房滿口北平話，他說不久一定可以回北平，因為在他看來，這回戰爭，內部已經沒有地盤觀念，大家都可以歸政府統一的調動，在他的經歷上，從前是沒有的，中國這樣大，大家能夠團結一致，你說有多少大的力量！再說從前吃了幾個敗仗，大家吃了些虧，這回蔣委員長親自到開封洛陽開會，軍事上布置，相當的反攻，加上蘇聯新近不斷來的飛機，只要時候一到，那是不成問題的！最妙是他還提出我們對日

本打勝仗，不能打勝得太快，勝得太快，有兩點不好：第一，我們內部還沒有澈底改造的時間，將來又是麻煩；第二，打日本是要「耗」的，沒有把日本「耗」光，終久不算把仗已經打了。他比日本好像臘燭，時間越長，力量損失越大。因爲在戰爭期中，日本的工業不能照常做，商業也無法可做，以工商立國的日本，怎樣經得起「耗」呢？我們是種地過活的人，無論日本佔了中國多少地方，無論中國敗到如何程度，中國照樣可以生活下去的。單憑這點大道理，日本就非敗不可了。四座的客人都聽得起勁，結果一位客人還肅然起敬地爲他沖了一盃茶。

另外一輛三等車裏，却發生了一幕趣劇，一位天真的農村青年，穿一身河南鄉下青年的服飾，他向人說打算回河北省大名府，想回家裏看看。他本是教導總隊某營長公館裏的當差，南京失敗後，找不着營長，他陪太太到了漢口，沒有事，只好回家，他並且聽說：「日本人佔了河北，很不錯！飛機炸壞了房子，茅房一間賠二十元，瓦房一間賠四十元……」許許多多的士兵和難民坐在他的四週，他這些話還沒有講完，四週的眼光

變爲驚奇與憤怒，有人叫出「胡說！」有人叫出「漢奸！」有人可憐說：「這個胡塗旦！」把他頓時間弄得張皇失措，不知所以。有人說他：「你還覺得日本好嗎？」他急得神經失了主宰，似乎想起了什麼似的，叫出一聲：「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河南口音的老頭在一旁聽了半天，這時嘆氣說：「十年來的喚起民衆工作做得太無實際了！」

傷兵是國家功臣，所以特別快車他們也一樣可以免費上去，一羣回山西戰場的傷愈士兵，向難民和旅客們很生龍活虎地談他們身經的大戰，「忻口戰爭」是「南口戰爭」後第一大戰，七十師參加過忻口大戰，七十師在忻口受過傷的士兵一談起這回戰事，似乎大指姆要豎起來一樣，有按制不住的光榮。他們說爭忻口那座高山，不知死了多少入，日本的炮火利害，白天高山被他拿去，晚上我們又去衝鋒，硬把山拿了回來，每天一來一往，我們晚上去就是手榴彈，日本放催淚瓦斯，讓我們流眼淚。什麼也看不見，看不見也把手榴彈照着日本方向丟，彼此戰場有時相去二百尺，雙方死尸都無法收拾回去，不過看服裝就可以看出那個是日本死尸。

傷兵們恨日本，同時也恨漢奸，他們吃漢奸的虧，吃得不少了。要不是漢奸帶路，作偵探，放信號，我們軍隊那會吃這樣大的損失。因此傷兵們自然地發生了對於漢奸的特別警覺性。在臨汾在信陽好些漢奸向傷兵打聽消息，都被傷兵們誘捕法辦了。

山西傷兵回營的情緒很高，信陽傷兵醫院的傷愈士兵，經閻先生派人發餉慰問後，本規定二月二十五日在潼關集中，然而剛才一月三十一日他們已經全部趕上前方了。

許昌新鄭一帶，鐵路兩旁貧困現象日增，火車進站，乞丐與小販同時自兩側擁來，大家同以求生的目的，而接近火車中的客人，不過小販尚有可供營利之商品，而赤貧之乞丐，除以其可憐之外象，博旅客之同情外，他無所有耳。若干老者叩地求施，若干壯年婦女指懷中嬰兒，希望得人之關心。其每日所能希望得到者，當不會多，此種乞丐之增加，當與戰爭有直接之關聯，戰爭繼續發展之結果，破產流亡之羣衆，必將日益加多，但此爲中華民族掙落日本帝國主義這一巨大枷鎖所不能不付出之代價，我們痛苦代價之償還，只有在民族革命戰爭總勝利之後。

軍運繁忙，「特別快車」在戰時失去了威力，往往一個站上等上二三小時，我們已離鄭州只有一小站，就是無法開去。只看到前面的車一趟一趟地南來，後面的車也一列一列地北去，我們當然不耐，但是，爲了戰爭，爲了民族整個的命運，我們毫無疑問地可以忍受的。

四 異樣心情過鄭州

鄭州的街道，我本來相當熟悉，然而現在到了鄭州，找一家旅館仍非常不容易。中國旅行社這樣比較好的旅館門外牆邊，睡着許多難民與乞丐，有些簡直一無所有的蹣跚在地面上，在這樣冰凍寒夜。苦難中的同胞！不要忘了這樣流離飄泊，全是我們橫暴的東鄰所賜予。

在鄭州很高興和蘇聯塔斯社記者查格拉斯基和畢洛夫兩先生談了許多問題，名運動家孫桂雲的哥哥孫桂籍先生爲我翻譯，他翻得流利與恰當，讓我們的談話進行得非常順

利。

他們是在中蘇互不侵犯協定之後，自蘇聯經西北直飛而來的，所以他們之到中國作新聞工作，在時機上是有不平常的意義的。中國這次對外抗戰，本質是一種革命的過程，我問他們拿來和蘇聯革命時比較，不知形勢怎樣，他們以為中國今天的形勢，比蘇聯當時好得多：第一，中國今天只有一個敵人——日本，而當時蘇聯，則國外有各國的干涉戰爭，國內有反革命的存在，內外一齊夾攻，蘇聯是在夾攻中奮鬥。第二，今天中國像鄭州這樣地方，到處可以買到食物，冬天的旅館，還有炭可以取暖，蘇聯革命時期，比現在中國的生活情形差得太遠了。不過，他們以為中國對於民衆的宣傳組織做得不夠，一部份人還被日本人利用去作漢奸，民族政策不好，比如德王還受日本愚弄，還有很多蒙古人受他統率來打綏遠。關於宣傳問題，鄭州這樣已成前方重鎮的地方，戲院裏面還唱些舊劇，和目前實際生活，相去太遠。今天日本已打到黃河北岸，我們劇院裏演的「華容道」，怎樣能做到宣傳鼓動的工夫呢？畢洛夫說他在衛輝參加了幾次羣衆大

會，有些學生演抗日話劇和救救亡歌曲，羣衆受影響很大，而且收效甚快，查格拉斯基以爲在這樣平日無組織無訓練的民衆，要今天由蔣委員長來領導作艱苦長期的戰爭，此種領導工夫，太不平常的艱辛了。

到鄭次日，遇到空襲，幾個炸彈不知丟在那裏去了，大家見慣了，到很少再打聽飛機去後的新聞，反正打着算活該，沒有打着的，我們還是照常的工作。那天碰上那天完，我們自己完了，旁人頂着幹，這一代完了，下一代接上幹，只要決心不動搖，看日本有多少炸彈可以填滿中國重要城市和鄉村！

火車完全失了時間性，車站上人也不知到車什麼時候確實可以到，到了車站，纔算可以告訴你「到了」。我們等東去徐州的車，只好在車站上去等，從下午三時等到九時半，火車才有，車站上近五六百的軍民人等，等了半天也都等急了，所以火車一到，就如餓虎撲羔羊式的猛衝而入，裏面的還沒有出來，各車門口已經被「有力者」擠滿，客人有些從窗口下來，有些也從窗口進去，平日警察對於這種現象是絕對不准的，現在也

不得不准了。在月台一面鑽窗孔，不算英雄，在背月台那面窗孔一躍擦身而入，也有不少好漢。

鄭州車站上集積起津浦膠濟各路車頭，兩三個車頭銜在一起，閉着無聊，車頭上塗了不少泥土，當然是防空用的；在津浦前方戰場上，司機們冒着日機必炸的危險，不斷的工作，塗泥土並不是有效的防空辦法，但是他們能在不可靠的保護下無所恐懼的作戰時運輸，精神是偉大的。他們有一部份轉到後方，他們的技術和帶回來的器材，正可以開發我們西北和西南交通。

韓復榘的鋼甲車頭也在隴海車站上水上煤，原來車中的人大半跑了。韓在山東搜括不少的財物，自己乘着鋼甲車，以為萬可安全地退向一定地方，誰知自私自行為超過了公家和民族利益所能給予的最大限度的容忍，絕對逃不出公理的制裁。公理制裁到來之後，什麼鋼甲車也不能保險了。

從窗口上擠進了車廂，然而在車廂裏却已無轉身的餘地，行李架上，走道上，廁所

裏全住滿了人，車門的一開一閉要影響到好幾人的根本存在，開一次幾乎非打一次架不可，車子裏面人滿了還不算，車廂外面也站得水洩不通，此時無所謂買票不買票，買了票不見得擠得上車，沒有票上了車，也不會有人能通過車廂，進行查票。似站似坐地，我被擠在角落裏，窗上玻璃已經打破，在百葉窗掩護下面，冬風分股向車裏人襲來，我只感覺得衣服似乎愈夜深穿得愈少。人擠得那樣緊，全身還是不斷地打顫。疲困麻木了神經，在昏沉顛倒的深夜，隨着軋軋車輪轉動聲，四肢間一切似乎有冰刀慢慢地插入。在車外的客人也許衣服還比我少，身體還比我弱，然而在今天的中國，戰爭未勝利之前也就無法說了！

含糊地過夜，次晨醒來，已到歸德，從百葉窗隙看大地，原來昨晚下了一場大雪，雪風偏欺亂離人，無怪車中人的顏面，都被一夜熬煎蒼白了。

五 無恙到徐州

昨晚在車外與大雪寒風搏鬥的有兩個河南中學生，他們當然一夜沒有休息，然而他們的面色是那樣的紅潤與強壯。他們是剛從豫北回來的社會訓練工作者，他們在國難以後，經省府派到各縣去宣傳民衆，和作壯丁們的政治訓練，~~工作~~工作幾個月來的結果，得了許許多多平日在學校想不到的實用知識。他們認爲目前動員民衆的兩大障礙：第一，爲官吏的腐敗與無能；縣政府和聯保主任只會「應付公事」，上面下來什麼命令，什麼辦法，只是文牘先生忙一忙，「等因」「奉此」幾下，天大的問題擱起來了。這樣政治情形下，任何動員計劃是等於零的。第二，爲官民的對立；民衆對官吏向無好感，縣長聯保主任這般人說話，他們根本不相信，要叫他們積極動員，等於叫兩條不相信的心去共做一樁事，無論如何難得真正弄好的。不過，他們的經驗上又這樣告訴他們，民衆對於宣傳，仍然很有興趣，對於國家觀念，一說就會明白的，問題在如何刷新政治上「官僚」的力量，讓許多青年負責勇爲的份子來擔當動員的領導工作。

隴海特別快車，向東只開到開封，開封以東爲不固定的車次，徐海既成戰場，過開

封以後，車上除軍人外，普通客人極少。過歸德後，軍人也不多。但是蘇北皖北一帶的傷癒士兵回家者不少，這其中一部份是因為軍官平日腐敗，軍隊紀律不好，少數士兵在抗戰中發了相當的非法橫財，打算回家過「小康」之福。一部份是在治療期中，沒有好好的動員政治教育、提高他們抗戰情緒，並且從新讓他們認識抗敵必然更接近勝利的時機。而且有些部隊太看不起士兵們對於抗戰的神聖情操，把在戰時幾月欠餉，要他們再回到前方才肯發給他們，恐怕發了餉，他們不肯再去，這是小視士兵的人格，抹煞士兵們為國犧牲的尊嚴。以偉大心情待人者，人恆以偉大自愛；以宵小心情待人者，人亦以宵小對之。所以有些傷癒士兵根本灰心，而不願意再幹了。寄語各部隊長官，寄語各機關官吏，拿你們的赤誠來對待士兵和民衆，相信他們尊重他們，他們無知的地方，教育他們；在民族抗戰的大纛之下，中華民族的兒女不會對不起祖宗的！

火車上遇空襲，是最討厭的事情，因為火車沒有地方可以隱蔽的。火車將到徐州附近，突然狂發，大家知道空襲來了。接着火車頭離開列車單獨跑了，這列無頭的列車

毫無活氣地躺在無站的軌道上，好像喪失了父母的流亡兒女，許許多多的旅客從車廂中吐出，散到鐵道兩旁的村莊樹林和土堆的附近，有些老經驗坐在車裏照樣睡覺，有些小局面的人，不但人下車，而且把他的箱子行李都費力的提着一齊逃難。一般說起來，人對於有利的事情，總希望獨得，但是到危難的時候，總希望有更多的同伴；爭坐位時，一個人能佔兩個人的位置最爲理想，而躲起飛機來，大家總往人多的地方跑，似乎以爲人多有保障。其實這是對付土匪強盜的防禦習慣，對付這新式的殺人東西，就有些不行了。人積集越多，對飛機的危險性更大。

離開武漢的時候，想像徐州情況一定很緊，因爲大家的想法，以爲徐州之必然失陷，只是最近期內的時間問題，進了徐州街市，印象慢慢轉變，商店雖然因爲空襲等關係，有一部份關門；然而市面仍大半維持原狀，街上來往的士兵官長沒有不鎮定安閒，從容不迫的。並且過往的軍人有些發出「丟那媽」，有些發出「狗爺的」的方音，桂川軍同到前綫作戰，使人發生深沉的感觸，紛亂混頓的中國，被日本給我們侵略出頭緒了。

中國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黨的北伐運動，在實質上都沒有把國家澈底凝爲一氣，特別是軍事上大都貌合神離，沒有造成軍事真統一的局面，大家沒有共同的目的，自然沒有統一的指揮，然而中國的積弊，被日本給我們打破了。無論內部如何困難，今天中國任何地方的軍隊，能在抗日的目標之下，由最高統帥部任意調動了。軍事統一是一中國最不易作的政治任務，軍事統一完成之後，所有中國建造過程上若干節目，皆可迎刃而解了。這回中日戰爭的最後結果，還沒有到來，而中國在艱難改造的進程上，日本已促成了我們這樣重要的一段進步，我們已經獲得達到最後勝利之前的最基本的勝利了。（完）

（一月三十一日）

第二 李宗仁縱談抗戰前途

橫亘津浦屏障武漢的重任，今天是落在平日主張「焦土抗戰」的李宗仁先生身上，在一個月前，我們在武漢已聽到徐州不能守的消息，因為對於徐州的保衛沒有信念，所以武漢人心始終覺得不甚穩妥，然而到徐州以後，很奇異地覺得徐州比武漢還要安定，敵機幾乎每天來，然而在敵機轟炸下，徐州仍然在鎮定的發揮它支持南北抗戰中心的作用。

當韓復榘決心不抵抗的時候，徐州局面確甚危險，然而始終抱定無辦法中想辦法，總得渡過難關，轉危爲安者，實由於李宗仁先生之堅定與從容。

記者到徐後，數度與李先生長談，歸納他各方面的見解，覺得他今天的堅定與從容，並不是僅僅由於對國家單純感情興奮，而是有他若干年來對內對外的一貫認識，今

天只是本此認識而發揮。

我見他在徐州這樣安定，就奇怪他對於抗戰究竟有什麼把握？而他的看法，則以為日本已經沒有把握，我們越強硬，他越沒有辦法。因為日本整個地對華作戰的計劃，是有一個根本假定作基礎，即是「中國必降」。他們以為用精銳粉碎中國主力，佔領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中心後，中國必然會屈膝，然而他們沒有預料萬一中國不屈服怎樣辦？所以他們計劃的兵力，作戰方法，都是在速戰速決之原則下，以為在短期內可以達成征服中國的目的。今天我們中國的態度，整個的出乎日本軍閥預料之外，我們不但不屈服，我們決心堅強抗戰到底，不勝不停。這一下就夠日本手忙腳亂了。日本的政略可以說完全失敗，政略失敗，戰略也自然失了根據。所以只要我們自今天以後，處處強硬，無一時無一地不是日本意外的困難。不管每一戰鬥結果怎樣，原則上都是日本失敗了。步調已經錯亂的日本，我們還怕他幹什麼！

對於整個抗戰形勢如此看法，對於他所主持戰區的戰爭，自然更加無所顧懼了。他

這一戰區本是多面受敵，南北兩面共可分六路襲來，而東海方面敵仍有登陸之可能。李所轄兵力踐破雜亂，且北面屏障之「韓青天」不但不能擋日本之進攻，反而讓開津浦正面，幾引敵以亂隴海，然而李對此危局之應付，亦無動於衷，縱容調川軍以填津浦之防。蓋李已作最後打算，縱令日軍強力貫通鐵路，我軍便將分兵兩側，絕對使日軍無法安枕。敵沿路分散兵力。正予我以各別消滅之良好機會。

對於抗戰之民衆動員問題，李深感地方政治之難於符合需要，引爲太息，蓋第二期戰爭，以發動民衆配合戰爭爲要着，而發動民衆，則地方行政機構與行政人員非廉潔有力不可。然而事到如今，若干地方官吏對於發動民衆，仍不能着手，或則包而不辦，或則虛應公事，不了解目前危機，不警惕國家艱難，只知防範民衆，恐其一旦組織與武裝起來，首先對腐敗的官吏算賬，願計個人私利，寧遺誤國家大局，到時多是一走了事，入謂「見了棺材流眼淚」，已經可憐，而今天若干官吏，簡直「進了棺材也不流淚」，豈不更可痛嗎？

然而他又堅信，只要能繼續抗戰下去，這些腐敗現象，因客觀環境壓迫，不得不澈底革新，敵人的武力打來，只有真正力量，才能抵抗，腐敗的機構中，不會有力量產生的。所以大家不能因為腐敗不合理現象之無法痛快加以剷除而灰心，反而應當更加強化抗戰工作，用抗戰的力量，自然地掃蕩腐敗與貪污。所以不但從對外觀點說，抗戰已有必勝的前途，而就內政觀點說，抗戰也是促進新中國產生的巨大力量。

至於抗戰以後之國家政治形態，他認為事實上已漸走向民主之路，將來一定為多黨並存之局面。他認為共產黨對其新政策，確具有誠心，故無論從任何方面看去，中國前途將日即於通達。(完)

(一月卅日山東臨城)

第三 川軍在山東前線

到徐州後，我們非常興奮地知道四川軍隊在津浦戰局的挽回上盡了很大的力量，當韓復榘讓開津浦正面，從濟寧西退的時候，如果沒有川軍星夜趕到，日軍可不費一彈而至徐州，徐州動搖，則今日的武漢，恐萬萬不能如現在這樣安穩了。素來被人目為廢窟的四川，素來被人目為只知內戰的四川軍隊，今天在民族神聖自衛戰爭的號召之下，竟自在山東這樣遠離四川的前方，發生捍衛祖國的功績，這是多麼不平凡的事蹟啊！

難得的並不只此，四川民衆對於川軍軍紀的感覺，一般都是頭痛的，然而在徐州一帶，我們從民間得來消息，川軍的軍紀竟是非常良好，大家相處得相安無事。

爲了這些令人高興的奇蹟，我們特別肅敬地去看鄧錫侯和孫震兩位川軍統帥，由於事實的需要與習慣的觀摩，四川軍人過去那樣威儀，在民族戰爭的戰場上，變得樸實

了。有史以來，四川軍隊從劍門關出來，過巴山，越秦嶺，橫穿關中，轉戰太行山邊，而今更東進至聖賢故里的山東作戰，恐怕是空前的事情，諸葛亮六出祁山，所到不過渭水上游，姜維九伐中原，始終未出隴南一隅之地，今川軍竟橫行數千里外，勒馬泰山邊，西望巴蜀，東指扶桑三島，四川軍人之光榮，實亙古以來所未有。故上至將校下至士兵，皆表現為一致之愉快心情，鄧孫二先生一再道述，官兵對於這回戰爭，不論勝負如何，皆覺得死而無恨。

徐州為古彭城，即西楚霸王項羽之故郡，今日徐州車站上却有不少巴蜀健兒之蹤影，在山東前線的川軍，把徐州作為他們的後方，交通車上有許多人都用純粹的川音在對話，歷史上改變了，中華民族內部大交流了，日本人欺侮我們所謂：「一盤散沙的中國」，也快成過去了。

一月卅日，正是廢歷除夕，我們從徐州北去臨城，看望我們已立不朽功勞的川軍將士，到時已近夜，車站小販營業興隆，軍民安堵如平時。據地方人士談稱，韓軍西撤

時，軍紀蕩然，搶掠無度，民衆一面恐懼日軍之到來，一面又恐懼韓軍之蹂躪，乃相率逃至鄉間，人心遑遑，亡國悲痛的陰影，籠罩於每一個民衆心間，川軍趕至，始相率回家，重渡其幾乎不能渡過之舊歷新年。

臨城本爲滕縣之一鎮，因有鐵路東通棗莊台兒莊，棗莊中興煤礦公司所在；故商務超過各鎮。鎮東依山地，西濱微山湖，成爲軍事上之隘地，過此，則徐州形勢，已失屏障。微山湖多魚，且多野鴨，土人捕野鴨，常架雙土槍先後連續射擊，第一槍近地面，第二槍高數尺，土槍發羣子，第一槍響時，野鴨驚起羣飛，俟其剛展翅時，第二槍續發，所中特多，鴨肥而味佳，陳靜珊師長於除夕之夜，享我們以臘味野鴨，感懷無極，蓋以川軍師長在山東前線以土味待客，其意義殊非等閒也。他日如陳靜珊先生能請我們新聞記者在哈爾濱濱花江游泳，更當令人興奮也。

陳爲富於政治頭腦之軍人，對國內政治形勢，觀察甚深，對於目前戰局，甚抱樂觀。川軍武器較差，然而他認爲變更作戰方法，仍可以補救武器不如敵人的缺陷，如果

我們軍隊能夠機動地實行運動戰，除少數正面牽制外，大部避實就虛，自側後方以攻擊敵人，亦可以達成殲滅敵人的效果。但是欲此種軍隊達成新的任務，必須首先改造軍隊之自身：第一，軍隊戰術觀念必須改更；第二，軍隊自身政治教育必須加強；第三，軍隊對於民衆運動，必須能健全地發動，與軍隊配合；具體言之，目前軍隊中唯一迫切需要在於擴大政治工作，最好能組織政治部，只要政治工作有辦法，劣勢兵器的軍隊仍有打勝仗絕對的把握。

幾位旅團長談起他們在山西作戰的經過，非常有趣。川軍本來誰也沒有想到到山西作戰，所以對於山西地理形勢的研究，友軍的聯絡，敵情的攷察等，都事先沒有準備。當鄧孫兩部奉命北開，由四川徒步到陝西寶雞，始搭隴海路東開，原來預定在西安要整理休息一下，所以他們完全是赤足草履，短褲單衣，根本沒有北方禦寒準備，誰知道了寶雞，山西戰事緊急，根本沒有休息補充的機會，就這樣以南方服裝，趕上山西戰場，從寶雞以後，東至潼關，過風陵渡，登同蒲車北進太原，完全過鐵板車生活，人多車

少，有站無坐，且適逢數日風雨，火車日夜不停，無法造飯，飢寒交迫，士兵痛苦不堪，有些士兵到終站下車時，已兩腿發直，隨鐵門之開啓，已傾倒而出，於是一種喜意的怨聲，普遍於士兵間：「我們鄧總司令告訴我們可以坐火車，裏面有沙發椅子，坐在裏面不要勞動，等於洋房子走路」，這就叫「洋房子走路」嗎？我們不是「坐火車，簡直是站火車了」。

鄧錫侯先生爲四川軍人中富於政治術略的能手，此次出兵，在西安開部屬的會議時，大家咸以爲此次爲國家生存而戰，大家應一掃過去鉤心鬥角之習慣，以真誠坦率之態度爲國家效力，故到太原附近奉令進入右區陣地時，全軍皆知命而入。誰知敵情早起變化，左中兩軍早已退却，只剩右翼軍孤軍深入，遂陷敵軍重圍中，最危險者爲鄧孫之部隊在進入陣地之後，有大部已被敵人包圍擊潰，他們仍繼續前進，在前進過程中，本已數度發現敵人徵候，而仍以爲自己部隊在前方，誰知進入一個已被日軍佔領之村莊後，日軍用機炮射擊，初猶以爲誤會，殆其左右已傷亡累累，其自己乘馬亦受傷後，始

倉皇而退，幾爲敵所生擒。

川軍在山西作戰，本爲破天荒之舉，對於外面情形，太不明白，中央軍服裝與敵人服裝，分別不清，故某次遇敵人騎探，見其騎大馬，服黃呢外套，腳穿大皮靴，佩長刀，疑爲友軍官長，不加射擊，殆其已近，哨兵被敵射殺，始知爲敵騎。

川軍倉皇入晉，官長等尙無山西地圖，對於敵人的基本知識，毫無所知；若干受傷士兵被棄戰地，見敵人坦克車衝過，誤爲我軍汽車，頻呼其停車，自報軍隊番號，要求搭車到後方。

這一串酸辛幽默的故事，說明半殖民地的中國，在民族解放戰爭中，發動了各方面的力量，這些力量往往不適合於近代戰爭的條件，然而在神聖的民族解放戰爭之中，任何部份都願自願供獻其全力，不管結果如何，參加抗戰者的本身，是忠誠莊重嚴肅的。而且事實是最好的教育，痛苦的經驗，能給人以超常的進步，川軍在山西盡了心，而沒有造成很好的戰爭成績，然而經過山西失敗教訓之後，川軍知道了日本軍隊究竟怎樣，

自己的缺點在那裏，日本的短處在那裏，要怎樣才可以和日本抗戰。因爲有了這樣教訓，所以津浦路北段的危局，他們能很鎮定地把它挽回了。

抗戰是刷新政治的最好力量，因爲要在生死線上打圈，不是有吃苦耐勞和犧牲性的人，是不敢幹的。平時貪官污吏把持政府機關，手段多端，排除爲難，然而官僚最怕苦，最怕死，真到生死關頭，官僚不攻而自逃了。臨城鎮原來的公安分局長在時局危急時私自逃了，現在的局長是滕縣鄉農學校的校長楊先生，他精幹有爲，臨難挺身而出，維持地方，幫助軍隊，政治上只有這般人上台，才有辦法，從這一觀點，我們歡迎戰爭，歡迎戰爭來洗刷中國歷史上積累下來的腐敗惡濁的政治！

臨城這樣小的地方，敵機來投過二十八次炸彈，結果只傷一人死一人。日本這樣拙劣的投彈技術，只有一個效用，就是告訴中國軍民：「日本飛機的本領，不過如此而已！」

川軍的軍譽，在南方更好，一方面是民衆身受韓復榘時代的痛苦，突然遇到川軍。

這樣講規矩，有點超常的感覺，至於川軍的自身則除因參加抗日，特別自愛而外，士兵生活的改善，也有很大的關係。川軍士兵在四川之窮，為全國之冠，但現在的士兵，每人有一套棉軍衣，和一件棉大衣，每月所吃軍米為國家公米，不必出代價，故每一士兵每月可得四五元之實餉，衣暖食飽而零用錢充足，當然軍紀不容易壞了。

臨城北五十里為滕縣，即為今日津浦北段徐州北面唯一抗戰重鎮。滕縣北之鄒縣，已入敵手，敵我兩軍相持於鄒滕之間，同行同業海萍先生與鐵甲車王隊長有舊誼，蒙其特開專車，約一小時至滕縣。

滕縣為春秋時之滕國，滕文公當小國王就在這裏，今日滕縣為山東南部大縣，包括春秋時滕薛小邾鄒等國家。當時所謂「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實在當時國家小得太不成話，當時許多名將賢相，實在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本領。滕縣縣長要當古時四國盟主，而今却是行政上起碼的單位。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我們這次到滕縣，就是住在古上宮所在進德會裏面。這

位滕縣縣長周同先生，我們一到就聽到軍民各方面異口同心的稱道他的抗戰決心和勇氣，當韓軍於一月三日棄兗州，日軍即由兗州南下，川軍七日始到滕縣，中間幾天沒有軍隊，完全靠周縣長堅決撐持，敵軍佔鄒縣後，即向滕縣前進，前鋒已到離滕縣城十五里之白沙河，當時全城恐慌，漢奸維持會之組織，已將出現，周縣長此時對民衆堅決表示，願「先人民而死」，力持鎮定，閉門拒守以待川軍之來援，且已在滕縣東部山地佈置，準備萬不得已時，入山抗戰，仍使滕縣之行政組織不至動搖，一般民衆聞縣長如此堅定誓言，皆曰：「縣長既願先民而死，吾民當與共死！」於是人心一轉，局勢始安，漢奸未得早日活動機會，稍遲日軍之前進，予川軍以趕上接防之時機。否則滕縣早已入於敵手，川軍趕到已遲則徐州危矣！我們很爲此臨難不苟免之縣長行爲所感動，特別在下車後，即去看他，他在樸實的服裝和堅毅的容顏中坦然謂：「無他！中國已失去數百縣，未聞有縣長殉國者，我有心打破此種可恥紀錄耳。」因此我們稱縣長爲「滕文公」。

滕縣民衆武裝組織，現正積極開展，各種抗敵宣傳，皆易爲民衆所接受。本來山東

民衆在韓復榘七八年來愚民政策與高壓政策之下，軍紀敗壞，官吏貪污，民衆恨政府痛骨，真有不少歡迎日軍之來者，然而日軍到曲阜鄒縣之後，其行動之表現，使滕縣民衆大吃一驚，張皇萬狀。山東所謂孔孟故里，禮義之邦，一切皆可商量，惟有對於女性之奸淫行爲，絕對不能忍受。曲阜爲孔子故居，日軍到曲阜後，卽有該縣巨紳吳延玉尹鳳山等出而組織維持會，吳爲過去道尹，尹爲前清統領，以至聖故鄉之巨紳，出而歡迎日軍，日軍亦素以尊崇孔教，欺騙民衆，宜乎應該講些禮節，日軍向吳尹等要若干牛，吳等照辦，要若干羊，吳等照辦，要若干糧食，吳等照辦，然後要二百女子，使吳等大感困難，然而此時迫於淫威，亦只好允設法雇用妓女，但吳等正出外焦頭爛額雇用妓女，無所結果之後，回家一看，各自全家老少婦女皆爲敵軍所奸淫，敵軍正縱慾狂歡，而吳尹等已駭得面無人色，隨卽羞憤自盡。鄒縣情形更慘。敵軍索女洩慾，維持會不能應，卽縱兵搜索，家無幸免，上至五六十歲之老嫗，下至十二三歲之幼女，因被奸致死者，城廂及各村鎮日有所聞。這些山東同胞特別不能忍受的消息，讓那些本受過漢奸思想

「那個皇帝不納糧」的麻醉的人民，也感覺到不行了。起來！不願意任人蹂躪的人們！山東同胞不自覺的都普遍的覺醒了。但是山東過去的軍事政治，專以壓迫人民爲事，民衆要起來，而怕軍隊和官廳的阻撓，幸而川軍到後，軍紀與韓軍大不相同，一切公買公賣，特別尊敬山東男女之別，並且派人到各鄉宣傳，盡量扶助民衆武力，人心始爲之大壯，以爲有了泰山，灰頹失意的的民意，自然復燃了。

滕縣民衆受川軍帶來的新氣象的刺激，大家覺得有希望了，城內的紳士如邱厚山（七十五歲）黃馥堂（七十歲）輩皆奮身而出隨軍隊政治工作人員到鄉下宣傳，滕縣的青年也紛紛起來加入動員委員會作宣傳員。縣城東北九十里之城前鎮民衆爲歡迎川軍前往，除沿途殺豬宰羊，烤製大餅，預備作飯，柴火送到鎮上而外，且發動鄉民將九十里長的道上積雪掃清以迎川軍！黃馥堂先生七代進士，滕縣通家，特作七律古詩迎川軍將帥：「天上遙瞻節鉞臨（指川軍來），安危須仗老謀深（指總司令），晉文撫楚先三舍，忠武服蠻待七擒（指勝利在最後，目前勝敗無足怪），中府一朝誅貳豎（指殺韓復榘），

陽光普照祛羣陰（指中央軍威大震），川軍將帥皆韓岳，豈有神州竟陸沉。」

川軍不擾民，而民間送川軍之禮物特多，王副師長學俊曾下令轉達民間，不必饋贈，然而各村各鎮之送禮物者仍不絕於途，計已送到豬一百餘隻，粉條一千餘斤，白菜以萬斤計，村民送到而走，不管收否，商家更一致會議，在舊歷年關為優待川軍起見，破格不提高物價，川軍多穿單履，雪地冰天，民衆心中不忍，特紛紛送鞋襪，俾使士兵不至於感受缺乏。

魯民這樣愛戴川軍，許多軍心都受感動，而且是他們有生以來所未會遇過的熱愛，他們於興奮之餘，慷慨然謂：「為民族而戰爭，能得民衆如此愛戴，可以死而無恨了！」

二月一日再由滕縣赴景濱線之界河，用鐵甲車專送前方，因十五里北沙河橋已破壞，故必須下車換馬前進，車中知劉隊長存恩在膠東退兵時，曾有一段壯烈經過，可以作為全國軍人之模範。當敵人剛過河時，他是鐵甲車第三隊，奉令入膠東破壞膠濟路鐵橋，後來敵人已佔膠濟路上之周村以至濟南之線，他這一列車被截在敵人後方兩百餘

里，士兵大譁，而他仍主西返津浦路，但各站已無人負責，電話電報皆不通，但他料定敵人因欲利用鐵道不會破壞鐵橋，如果只破壞鐵軌，比較容易修復，強迫通過，但開至周村附近，敵人已至周村，九股道已被敵人破壞八股，他密派勇士暗中將其餘一股道搬好，然後猛衝而過，敵人槍炮大作，劉乃燃巨燈一面看路軌，一面還擊，終得通過周村，其餘各站皆且打且退，殆至濟南，已闕無軍隊，然他所率第二隊鐵甲車已轉入津浦路，而且至今尚能在滕縣最前方負守衛之責，國家如人人能如此負責，則國家不知要多保持多少力量。

下鐵甲車騎四川小馬，久不騎馬，見馬技癢，但騎慣西北大馬，今騎上如此小馬，意有未盡耳。然而川軍將士跋涉萬里，全賴此小馬，以代辛勞，此馬爲抗日而翻大山，渡曠野，本已極度辛苦，今竟蒙川軍將士之厚愛，將其不能分離之馬匹借給我們不相干之人乘坐，心中實甚不安。

北沙河爲日本騎兵會到之處，北去界河十七八里，途中三五里一村莊，居民皆甚安

一，紅男綠女，村中尚有集而作賭博戲者，蓋全不類戰時氣象。人民今覺有所恃，得安心過舊年耳。北沙河以北之鐵路，已由工程隊加以破壞，令鄉民自取枕木爲薪，故沿路村中男子多在鐵路上作拆毀工作，相聚成隊，利之所在，人民自然趨之。但人民於拆毀鐵路之餘，自然想到戰局之艱難，我軍將自此與敵人長期戰爭，暫無北進之可能，生於此等地區之民衆，當知前途之多難，敵軍之必來，而速謀自身之組織與游擊武裝之建立也。

到界河後，車站已完全破壞，不見人影，我們數騎過後，哨兵驚出問何人，同行有政訓員，始得過。又一里至界河鎮，鎮中軍民集處，春聯貼滿牆門間，街道且爲駐軍掃清，絲毫紛亂氣象皆無之，不知者，絕不知已入戰場矣。牆上標語，有「不退倭兵誓不還！」蓋表示川軍出川之決心。

至前方指揮部，訪譚尙修團長，知此間民衆對於軍隊之愛護又比滕縣爲更甚，民衆送譚團豬已三十餘隻，粉絲近千斤，鞋襪則隨時紛紛送來，民衆見士兵無手套，乃大家

趕做布手套期使人各一雙，甚者見我哨兵在雪山上監視敵人，雪風刺骨，乃親送柴火至山上，親爲哨兵燃火取暖；見我作工事之士兵，雪時亦不停，除送柴火取暖外，更出凍瘡藥，並親爲受凍傷之士兵綁紮；見工作過苦或有病之士兵，則在旁注視，不忍即去。

譚團在前方曾與敵人小接觸數次，民衆皆異常盡力，某次我軍搜索前進，村中已有敵人，我軍不知，一村民乃出來以手示阻止我軍，我軍不解其意，彼乃近前謂：「村中有敵人！」因川軍不習魯音，亦不明瞭，村民乃以手阻我士兵前進，並指村中，頻謂「有敵人！」「有敵人！」至是士兵始明白，立即散開戒備，而村中敵人已知我軍已至，立刻還擊，此忠勇之村民，卽爲敵人所擊殺，然而我軍因此得以保全，皆此富有抗日意識村民之功。

又一次我軍與敵軍作戰，遺下傷亡，不能立時搬走，戰場附近民衆乃自動將傷者之槍彈保存，而將死者尸體暫用土埋葬，傷者則暫收容家中，殆敵軍退後，村民自動將死傷士兵抬送回營，而對死者，在交代尸體之後，與當地圍觀居民，同聲痛哭，如喪考

疵。讓許多官兵反而節制了自己對於同伴應有的哀痛，而勸慰村民，謂他們保衛國家而死，死後可以升天，不過爲之過於傷感。

一位曾經夜襲敵人最前進根據地兩下店的尹惟一營長，暢談其與日本軍接觸後之所得，他謂：「從來沒有比現在更好打的仗了」。第一，民衆幫助，事事不感困難；第二，有民衆作耳目，敵情明瞭，知其虛實，避實就虛，處處有打勝仗的可能；第三，敵軍攻擊精神薄弱，只要稍爲遇到一點我軍攻擊，卽如烏龜式的，鑽頭不敢外出，至於我方士兵則無人不輕視日本步兵行動之拙劣，但當遇日本軍之大炮坦克等正面衝突，一見日本步兵，卽就算摸了勝算把穩了。

作戰上他發明了新的作戰方法，他以爲同日本作戰，假如我們兵器不能變到對等，則我們正面死守或者猛攻，都不能達到戰爭上以少的犧牲換得大的勝利之原則，他經驗所得，應該用少數部隊正面牽制敵人，而以主力控制於敵人側面，正面但求韌性的牽制，不在與敵硬拚，側面主力必發現敵人側面，然後猛力加以攻擊，此種作戰方法，可

以轉變敵人前進方法，分散敵人兵力，擾亂敵人陣容，最低限度可以做到無甚損失而有效地阻止敵人前進的預定計劃。

敵情來說，據報在泰安者爲礮谷師團，在鄒縣者爲服榮聯隊，鄒縣與兩下店之間，完全是空的，可以任我游擊隊之活動。鄒縣與兩下店敵人，皆用鐵絲網將其駐營地圍護，不敢輕出一步。鄒縣敵軍人數不多，恐民衆起來反抗，乃在四門上每日貼紅紙大佈告一張，上書「大軍明日到此！」每日夜間，日軍用數十輛炮車自城中拖出，次日又將原炮車拖入，示人日有新炮到此，其實就是原來那幾門炮，拖炮的馬已經被老百姓看熟了。而且某次，拖炮的馬將炮衣咬破，裏面乃係木製假炮，所謂堂而皇哉的數十門大炮，真正的鋼炮，沒有幾門；在泰安一帶敵軍軍用汽車運輸軍火甚忙，有一次所謂「軍火」的箱子不小心從車上跌下來，裏面原來是些碎石子！

敵人士兵因無戰意，故戒備疏忽之至，我們的偵察可以自由出入日本所佔領之城鎮，並且可身懷利器，敵軍不知覺。故往往若干下級幹部與士兵皆請求自動襲擊日軍，

蓋衆信有絕對把握，然而上方往往不准，故下級幹部與士兵常感氣悶。

越往東的山地縣份中，民氣越強，泗水縣的民衆會自動入城，將維持會份子捕出法辦；蒙陰縣的民衆，甚至將盤據縣城的日本軍隊二百人打跑，打死日軍一百餘人，可以說日軍在山東民衆起來反抗之下，又感到處處困難，步步荊棘。

在界河的團部裏，正在吃飯時候，幾位自動到軍隊中作宣傳工作的地方知識份子，突然長袍馬褂地進來了，叫一聲「同志！」大家坐在一起了，舊歷元旦在界河前方，看到大家在抗日的總目標之下不分彼此的神情，衷心快慰。我們問他們爲什麼要盡義務來幫助軍隊，他們的答覆很簡單，因爲他們不願做日本的奴隸！他在已經看過「高麗棒子」的先例，將來日本人要抽被佔領地的壯丁去當兵，用中國人的錢僱養中國兵去打中國人，那是最悲慘的局面，萬萬不能幹的，因爲我們不願，所以起來反抗。但是一般民衆過去太沒有人作政治教育，政治認識不夠，沒有組織，不能發生大的抗戰力量，所以他們今天的工作，首先着意宣傳。

宣傳，有內容的宣傳，今天却確是一個很實切的問題。在臨城在滕縣，各方所來談話的朋友，都問到中國今天真正的形勢究竟抗戰前途有無勝利的把握，國際對中國怎樣，國內軍事政治形勢究竟有沒有好轉。爲了這些問題的解答，我們在滕縣特開了兩次座談會，第一次是政訓處的雷聲普先生主席，到會的是前方政訓人員和戰地服務團的青年男女。對於國際問題，大家關切英美對中國的態度，特別是蘇聯的態度；對於國內問題，大家都關懷國共兩黨的關係和抗戰後中國的政治前途；至於抗戰的本身，究竟日本還有多大力量？日本今天究竟走到什麼樣的階段？中國自身抗戰力量還有多大？對於青年問題，大家都感到戰區青年如何能走上實際抗戰之路，頗費研究。第二次座談會是在縣政府三堂，由周縣長主席，到會的有縣府重要職員，縣府戰時服務隊，華北神學院的學生，和總動員委員會的幹部，大家所提的問題比第一次還要深刻，還要週到。而且問題出在這些實際工作的人員身上，這表現一般政治意識的進展，我很興奮地爲他們解說國際形勢的好轉，和國內形勢的漸佳。比如英美已經不再相信日本外交上的謊語，而用

聯合海軍力量向日本示威；蘇聯對於中國物質和人材的供給；德國不滿意日本的過度侵略中國，日本在世界上的朋友只一個意大利。對內來說，全國一致抗戰到底的國策，今天已更鮮明，國共關係已原則上更有進步，而且將來國內黨派關係由於共產黨表示「願與國民黨共同建國」，亦已原則上有了解決方案。中央機構的改組，和韓復榘的槍決，大批失敗將領的分別懲辦，皆為內政好轉之跡兆。至於日本方面因料定中國必降，一着弄差，戰略戰略同時失敗，今天所剩下的問題，不是中國能否取得最後勝利的問題，而是最後勝利之取得已無問題，問題只在如何方法取得最後勝利。比如民衆之組織與武裝，比如青年之訓練，如軍隊之改造，比如戰時經濟與戰時軍事工業之建立，我們每一個人只要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抗戰前途必無問題。

兩次座談會的結果，這過百人的前方工作者，精神上重新建立起勝利的信念，他們不再徬徨，不再懷疑抗戰之前途，不再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悲觀莫可奈何的心理，國家已有了前途，民族已漸入康莊，日本已沒有滅亡我們的可能，而我們目前雖然

沒有即刻打走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但是暫時這樣讓日本侵略勢力的存在，反而是刺激我們，使我們加速進步的最好力量。

各方都滿意地接觸後，我們離開古滕國的古上宮而南返了。（完）

（二月三日魯南前方）

第四 敵人威脅下的魯南煤礦

敵人對中國的進攻，爲了中國的煤也是重要的理由之一，中國煤分佈情形就已經發見者而論，以東北及華北爲最重要的部份，而就煤礦開採的規模而論，瀋東的開瀋煤礦而外，就要算魯南棗莊中興煤礦了。

中興煤礦所在地的棗莊，與山東南部鼎鼎有名的土匪巢穴「抱犢崗」近在咫尺，而若干年前鬧傳世界的「臨城劫車案」，就是魯南土匪在棗莊西七十里地方之臨城弄出來的。

所謂「抱犢崗」，是四週羣山環抱，中有良田，週約四百里的險要去處，內中有洞，可容數百人，崗中村落相聯，民風强悍，劉桂堂當年之老家卽在於此，韓復榘攻抱犢崗亦曾費九牛二虎之力，進崗道路，多甚險峻，仰攻至難。

在這樣一個土匪素著的地方，却藏着很好的煉焦煤用的巨大煤礦。所謂嶧縣的礦產，在元明清諸代，皆已爲人所注意，光緒二十五年李鴻章駐節山東，提倡採嶧縣之煤，至今已三十餘年。京滬港及隴海路各處，該礦規模日見有擴張，如以民國二十年以後，逐年比較，則每年產煤總噸數，由二十年之七十五萬五千噸，增至二十五年之一百七十三萬噸，人工由二十年一百二十三萬工增至二十五年之一百六十八萬五千工；採煤效率，平均每一工人在二十年時每日採煤十八公斤，至二十五年時每一工人每日可採一千三百公斤；每噸出井費由二元五角減至一元七角。外工採掘費由一元一角伍，減至九角伍；故該礦業務可謂蒸蒸日上，依蘆溝橋事變前數月之統計，平均每日能出八千噸，最少亦六千噸。工人最多時平均每班六千人，每八小時一班，每日三班，共計有一萬八千人。工人中管理礦內機械者爲內工，約五百人，採煤工爲外工，外工多兼在鄉村有農村附業。

這一巨大煤區，在抗戰開始以後，因交通被日本侵略戰爭所破壞，鐵路大受打擊，

而且日本飛機曾不加警告地對礦區這樣非武裝地帶，濫施轟炸，這一個煤礦共有三個大井，有兩個井都被敵機轟炸過了。因此採礦工作無法繼續。機器不能不拆走，工人已全部失業。

把這個礦一手經營成近代新式煤礦的，是德籍礦師克禮柯(Hritz Kieleker M. E.)。他經營中興煤礦十餘年，慢慢把這個老舊的紛亂的礦區，整理成爲近代的礦區。出產方面，已走向旺盛之路，統計上的表現，正一天一天的進步，然而他今天無法不看見日本飛機向這個和平的礦區轟炸，無法不將他一手裝成的機器又一片一片拆開，無法不讓他的心血經營成功的大礦漸卽於冷落荒涼。

克禮柯礦師對於中國人民發生了好感，他以爲中國人民能夠隨便吃點糧食，就可以生活，而且身體長得很壯實，鄉村女人工作很苦，而生殖率很高，所生的農村小孩，身體是奇怪的健康，手足粗粗的，面紅紅的，他以爲這是中華民族的大事，棗莊的工人們對於他很敬愛，遠遠地看見他就脫帽行禮，他也盛讚中國工人的工作能力，而且對於

機械使用的學習力很快，固然農業生活中出來的中國工人，不能和有長久工業社會習慣的德國工人比較，但是照棗莊使用新式機器生產後的結論來說，德國工人每日能生產一千公斤以上，而中國工人亦已造成此種平均水準，這成萬的工人，現在都不能不和他分離了。

棗莊的煤礦，還藏着二千萬噸左右的大槽煤（上等煙煤）和大致同等數量的小槽煤（帶琉璜質者，不宜煉焦煤用），照中興公司的開採能力來說，還可以繼續開採二十年。他爲了這些未開採的煤礦，心中實戀戀不忍去，而且礦上德國的機器，在戰爭推移中要加以保護，也是他不願離開棗莊礦區的原因。

山東南部山地，是將來橫互津浦路的重要游擊根據地。棗莊正是在這個山地裏，這山裏面的農民和工人當然是這一區域中重要游擊隊的組成份子，特別是重要產業中失業出來的萬餘工人，他們的組織力和鬥爭力量，將無疑問的遠比農民爲優。然而到今天，這些工人，是正在無目的地星散，苦惱與徬徨，抗戰要力量，這些力量是不能不趕緊說

法的。

中興煤礦的規模確乎不小，自己辦有學校醫院俱樂部浴室等，並且自備有武裝齊全的警察有千餘人之衆，儼然一團正規軍。李宗仁先生已對於這裏另眼重看，已派劉廷弼先生接收礦業警察局，使這一部份武力將來能有效地表現於抗戰上。

在棗莊積極活動的還有一位魯南自衛軍司令楊士元先生，他把滕縣家產一千餘石麥子，捐作軍糧正在開始組織自衛軍，不過，組織自衛軍的方法，是否應當如正規軍那樣集中起來，調到前線作戰，而且今天以後的戰爭艱難形勢，領導民衆武裝的幹部，及領導民衆武裝的方法，都不是用過去老方法可以收效的。

(二月六日徐州)

第五 淮上觀戰記

一 一切都向好處轉

魯南歸來，南面戰事日緊，敵人似已從容進佔淮南一部戰略要點，而淮北之懷遠，亦已陷入敵方，形勢日即於緊迫。津浦戰事如南面敵過淮河，則可戰之處不多，且淮河大壑敵人重兵器過渡艱難，正予我軍以作戰便利之機會，記者知當局有守淮河之決心，並已嚴令南北各線機動出擊，預料戰爭將漸入緊張階段。特於二月八日由徐南去淮河北岸觀察。

徐州南去的車輛，不管客人是如何擁擠，需要是如何迫切，而車上的設備，比平日相差太遠了，車內的清潔整齊固然是談不到，就是幾塊玻璃窗也破壞了十之八九。有些

舊上改釘了雜色木板，雖然對於防禦冷空氣的侵入有相當效力，而普通車廂內應有的光
明，却因此取消了。

站中間放着不少各種上等客車，特別是從前上海北平通用用的藍鋼車令人感動。上海北平還是我們中國的時候，每天有幾千的客人來往於南北兩大城市之間，南京浦口間還特別修築了一座價值幾百萬元的輪渡，讓這個藍鋼通車能通過這茫茫的大江，給予旅客們以舒適安穩與愉快，車子每到一大站，有許多工友上來洗拭車廂的內外，讓它永遠保持潔淨高貴的姿態。然而今天的藍鋼車已經上上下下塗了一身泥污，連從前看了發亮的厚玻璃窗也黯然無光了。敵人的侵略戰爭讓我們的物質環境退後，我們當然感覺痛苦，然而更深一層的回想，我們過去的建設，也太過於粉飾太平。因為在我們這樣一個無國防的國度裏，我們不應該有這樣高貴的享受，而且這些高貴的物質享受，因為我們自己沒有力量保護，漂亮的「行」之工具，也和南京漂亮的官署私邸和園林等一樣，不是便利了敵人，就是提供了製造新灰燼的材料。

中國上上下下的毛病，都在這回戰爭中總暴露。車站上聚積些由東南兩方拆回來的鐵軌，似乎在歎氣，歎氣過去修築鐵路的人沒有一點國防眼光，我們的鐵路不會以國防和國家經濟的觀點來敷設，幾乎完全以帝國主義銷售商品，吸收原料的便利為中心，隨着帝國主義侵略都市，把中國分成幾個交通系統。好些鐵路應當重新拆來修過，否則毫無國防和國家經濟上的價值。這回打起仗來，才感到大半鐵路都沒有軍事功用，相反的給予敵人以莫大的利便，這些不合理的交通，不是這回抗戰來大施手術，深刻給予大家「非徹底改造不可」的信念，中國不知道還要沉睡多少年在幻想之中。

更大的事件壓在每個人的頭上，破爛透風的車廂裏，人們的情緒都實實在在地超過了現實的物質遭遇，而關懷到一些莊嚴神聖的戰爭事情。我們這頭幾個人在學唱抗戰救亡的歌曲。那頭幾個鐵路工人的高聲談話，引走了我們的注意。

「中國飛機十三架昨天炸蚌埠！奶奶的！也給他們一點利害！」

「奶奶！這個野蠻的東西，也讓他看看中國的顏色！」

「聽說炸得準！小鬼準有他媽好些回東洋了！」

「……………」

因為我們關懷的都是同一樁事情，於是我們坐到一起了。一位浦口的鐵路工友，現在逃到李莊來避難。他說浦口被陷在敵人手中的，還有幾千鐵路工友，他自己雖然逃了出來，然而他是靠鐵路生活的，鐵路被敵人佔領了，他們也沒有生活了。他說他們是精強方壯的工人，他們都願意武裝起來參加戰爭，他們各站都有熟人，沿鐵路的大小路徑，他們都熟悉，抄襲敵人的後路，他們是不會感到人地生疏的。至於破壞敵人佔領地帶的鐵路，更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他們聽說李宗仁先生對於流亡工人的武裝問題，已經鄭重注意；他們切盼能夠早一天奉到李司令長官的調集命令。

這羣工友們的感覺，日本準定不好了。因為這「忘八旦的東西」到處燒房子，殺人，叫旁人的老婆和他睡覺，強奸了我們婦女之後，還要盡情侮辱，然後加以踐殺，這是什麼玩意！

黃昏後到固鎮下車，零星幾個客人抗拒着晚風在站台上上下下，車站上告訴我們偌大的固鎮因為敵人飛機亂炸，所有的居民都逃光了。我們如果要找旅館實在相當困難。我們打聽五十一軍軍部，站上很少人知道，有人告訴我們離開固鎮還有相當的距離。沒有法，我們設法去找五十一軍的聯絡站，晚間在疏落的破房中找來找去也沒有找到。在一所無窗的茅屋後面，我正用電筒在搜查，突然伸起一雙帶大皮帽的腦袋，槍口從窗洞中伸了出來，我才知道誤入了警戒線，他們嚴厲地盤問我，聲音一句比一句厲害，我趕緊申明我的身份，然而已經吃驚不小了。

一一 反省與同情

聯絡站上負責的洪副官，有人問他打聽旁的軍隊作戰情形，他說：「我們不能說戰友的好壞！我們全國軍隊今天都是一條戰線上的戰友，我們都是穿灰皮的軍人。好是我們大家好，有人不好，也是我們大家的恥辱。我們只管自己盡自己的責任，自己拚命的

打，旁的我們是不便過問的！」我們盛讚他們槍枝與服裝的齊備，他們說，西安事變以後，五十一軍的待遇和一般國軍平等了，在蘇北和膠東駐防期內，五十一軍會自己切實作了一番充實工夫，現在是兵精糧足，官兵皆異常滿意。提到服裝，他們非常同情在淮南抗戰的廣西戰友，這般在西南溫暖天氣中過慣的戰友突然調到這寒冷的北方來作戰，好些兄弟只有棉大衣，裏面還是單衣服。有些沒有鞋，赤着腳奔馳於雪雨之中，他們自己覺得比廣西兄弟要少受痛苦多了。

在偉大的鬥爭中，始易產生正真的同情。對於廣西弟兄的同情，不止表現在五十一軍的官兵中，車站上另外一些鐵路工友也有他們的議論，他們多半已經流亡了。他們覺到中國雖然已經吃了敗仗，然而中國勝利的希望，已經眼看着擺在前頭，就軍隊的紀律來說，他們有些在津浦路上幹了二十多年，看過的軍隊太多了，特別是在戰爭中要像這回桂軍這般樣的表現是不多的。

夜漸深了。淮河兩岸的炮聲，因為『夜靜』關係，已經透過九十里的空間，清晰地

傳送過來了。

我們感謝李伯棠先生派汽車把我們接到一個不知地名的村莊裏。爲我們解決了食宿，通過長約二里的固鎮市街時，大半房屋已經空無人物。似乎通過經大瘟疫後的鄉村。被飛機任意轟炸後的房屋，藉夜間月光仍可以分辨。車經街中，廣西兄弟阻車盤問，車夫與之語言不通，他開車看了半天，有許多意思，無法表達出來，結果只說了一句：「幾多個？」下文無法說，只好讓我們走了。中國的方言問題，多少是中國民族發展的障礙，這次大戰爭，讓中國民族大交流，以後的方言問題，自然會相當改進了。

淮北的鄉村，木材困難，建築物和器具製作，以高粱桿和泥土的使用最廣。我們住的小村中，火盆和神龕都是土和高粱桿做的。普通牀只是用幾根柳條湊上，中間用藤繩牽成牀身。既不是黃河流域的炕，又不是長江流域的牀。淮北貧苦，這也是一方面的表徵。

我們在村莊裏吃的菜蔬肉類，和取暖用的木炭，都是從徐州買來，固鎮被日機炸得

什麼都沒有賣了。

次晨起來在另一村房裏去會剛到前方的于學忠先生，同業有人提到五十一軍士氣甚旺，他笑了笑說：「無不可戰之兵，只有不可戰之官！」他這部份軍隊，是從前清脫化而來，他自己和這部份軍隊有極深長的歷史關係，過去戰爭雖打得不少，而真真實實的對外作戰，這回調守淮河，還是五十一軍的處女遭遇。

前方報告，局勢漸漸緊張。敵軍已集合重兵，在小蚌埠和臨淮關兩點分別渡河，八日在小蚌埠過河之敵，已血戰一晝夜，九日晨已大體肅清。而淮南之炮擊則仍甚猛烈。九日午後我們乘衛生車南去曹老集車站，此時前方報告，正有敵機十二架在小蚌埠前方轟炸，小蚌埠與曹老集相去二十餘里。小蚌埠對河爲大蚌埠，即衆人習知之「蚌埠」，津浦車站所在。自曹老集南望，蚌埠西面與西南之荆山塗山，皆瞭然在目。

在曹老集站上第一印象，即爲前線受傷將士皆能紛紛抬至車站，五十一軍之担架組織，自此次救護之事實觀察，尙大體不差，但就全國作戰範圍言之，對於受傷將士之救

護，還欠週到。蓋自小蚌埠至曹老集二十餘里間，受傷將士僅有帆布牀將其拾下，無足夠禦寒之被褥將傷兵保護。在此天寒地凍的季節，任寒風侵虐二三小時之拾羣，受傷將士之痛苦，實不堪言。

此時負小蚌埠之責者爲周光烈師，周光烈與其參謀長王仲升先生在八日敵人渡河後，卽澈夜指揮，未曾休息，九日小蚌埠之敵已完全掃蕩，落水與被擊斃淮河北岸者三四百人。在淮河岸上，我們曾經作相當的國防工事，那是由南向北的。因爲我們原來顧慮的是日本由北面來攻，誰知現在弄了一個反，敵人從淮河南岸向我們攻來。我們那些國防工事，正好供獻敵人利用，所謂淮河南岸優越地形荆山與塗山等不用說，我們做好的工事不用說，甚至於蚌埠市街上的高大建築，無一不便利了敵人向淮河北岸我軍陣地的觀察與射擊。五十一軍全軍之奉令防守淮河北岸，乃在蚌埠已入敵手之後，他們二月四日始到前方，而二日敵人已佔淮渦兩河交口之懷遠。卽淮河北岸敵人已佔有一強固之根據地。如弄渦河之屏障，淮北早已無法守禦了。

三 小蚌埠的勝利

當夜乘馬至前方，去看身攜小蚌埠正面的竇希哲旅長，和梁忠武團長。他們這裏是首先被敵人強渡突破，而同時是首先被我們忠勇將士掃蕩的地方。近十匹馬隊在黑夜中急走，沿途村落，似已人稀。惟時遇民夫自前線抬傷兵歸來，空氣是靜穆與奮張，我們有時走錯路，但是大家似乎有什麼東西高壓着，不輕易說出話來，我們同情民夫們的辛苦，慰問他們：「老鄉！辛苦了！」他們却用急促的聲音答覆道：「你們才真正的辛苦，我們這個不算啦！」顯然地，他以爲我們是軍人了。

本來曹老巢到小蚌埠只有二十餘里，我們越走越近，小蚌埠市街被敵人炮擊起火，百丈火光，照耀淮上，我們若干同胞的「居所」完結了！最使人傷心的是，蚌埠的電燈還在完好的發光，似乎蚌埠的放棄太倉皇了。

前方的難民告訴我們，日軍進蚌埠是地方維持會從容歡迎進去的。維持會會長是前

電燈公司經理唐少侯，他在蚌埠有一所花園叫「唐家花園」，此外重要的是寶興麵粉公司經理楊三爺（樹誠），某濟醫院院長余濟陶，這些人平日都是蚌埠市上的「大人先生」，特別是寶興麵粉公司大樓現在作成了日本軍隊的炮兵觀測所，我們小蚌埠守軍所最頭痛的東西，然而我們爲什麼不加以破壞呢？

在離小蚌埠陣地三數里的小村莊裏，遇見了竇旅長和梁團長。梁團長是東北名將梁忠甲之弟，沉默堅毅，竇旅長是東北少壯軍人中主張抗戰堅決的份子。這回他找着機會了。八日敵人攻入小蚌埠，梁團長趙營犧牲過半，他自己帶着奮勇隊反攻，淮河南岸的敵人看見了，用大炮向他打來，他被迫臥在泥污裏，左右的奮勇隊傷亡了七八個。九日夜間我們見面，他的大衣和鞋襪軍褲上的泥污，仍然未除掉。他和梁團長及前方的官兵，都兩晝夜沒有進飲食了。休息更談不到，屋內火盆熊熊的燃着，竇希哲先生的面上，露出勝利後疲乏的笑容，火盆旁邊，立着幾位奮張的衛士，似乎在回想戰鬥經過，又似乎在怨恨他們的長官過度的工作，沒有顧惜到身體。

日軍這回在小蚌埠強渡，主要的渡河工具不是大家習知的橡皮船，而是我們成千的停靠在淮河南岸的商有船隻。蚌埠有新舊兩個停船的船塢，裏面靠滿了中國同胞自己所有木船，這個船塢保護着這些木船平時不受風浪，從南岸看去，船塢的堤壩隱藏了塢內船隻的船身。退出蚌埠時我們沒有人去把這些開走，或者把牠毀滅，今天讓日本人安安穩穩地利用。

因為有塢堤的掩護，敵人可以從容地在塢內將我們的木船作好渡河準備。在木船上裝好沙包，或者用棺材裝好泥土，擋在船頭上面，每隻船上架好機關槍，乘着夜色或者飛機大炮的掩護，突然放出河面，順水流過河來。我們河堤上的守兵，一來倉卒開到，工事不堅，一來敵人隔河炮擊利害，守兵抬頭困難。所以渡河不易阻止，雖然好幾隻木船被我們打翻了，每隻上滾下水去二三十人，但是仍然被他們渡過來三四百人，梁團趙營和他們正面戰鬥，因為敵炮的猛烈，和兵力單薄的結果，趙營在傷亡及半之後，退出小蚌埠了。這時孫文彬營趕緊上去，要恢復小蚌埠，有一連長覺得火線太猛，只好退

下，然而孫營長對他說：「我平日與你相處甚厚，今日無論爲國家爲部隊爲我們自己打算，都得要拚命，要反攻！」這位連長立即率部反攻，配合各方原有力量，兩次和敵軍進入白刃戰，然後把敵人消滅了。我們有幾位戰士的肚子被敵人刺刀戳穿，腸子流了出來，他們自動又用手把牠裝進去，含笑看着敵人躺在淮河岸邊的屍羣。

中國兵簡直把日本兵恨透了。在臨淮關附近，南岸上三個日本兵追捕七個中國女人，北岸的守兵想過去援救，又沒有辦法，於是瞄準射擊，把那三個禽獸打死了。放船過去救她們過來，一個五十左右的老嫗，據她說，已經數遭蹂躪了。

因爲恨這種禽獸野蠻的強盜，我們將士抗敵的情緒，實難於抑制的。依淮河北岸大堤補防的士兵，本來是最易給敵機轟炸和掃射的目標。敵機在八日掩護強渡戰中，總是順着長堤不斷的來回射擊，有些官長也奇怪，爲什麼我們第一線的士兵仍然沒有把軍心渙散，敵人只要登岸，我們未死的守兵立刻不顧一切的衝鋒。

在八日敵人第一次大舉渡河之前，七日我們轟炸機六架會飛蚌埠敵陣轟炸，數十顆

炸彈很準確命中敵人要害，任務完成之後，又飛至淮河北岸，在我軍陣地上空，盤旋數次，機中戰士並伸手向我地上戰士招呼，表示慰問，地上將士每日受盡敵機的欺侮，今見我機之雄姿，大家抑鬱心情，為之頓時減去。

四 白刃戰

九日晚仍折回曹老集車站，各種各樣的戰爭有關工作人員在車站上緊張的活動。鐵甲車把守車站之南，衛生列車和交通車等在站上忙碌的上下。守站的大約一班士兵，正在賭牌九。也許他們發了幾個薪餉，沒有地方安排。也許他們對於戰爭過分的懸念，拿這種活動來消遣。不過，一般說來，軍隊不只要把士兵送上戰場才算戰爭，他們那怕在戰場以外，我們應當在各方面加強他們對於戰爭的關聯。

朋友們殷勤地操勞，我與掃蕩報張劍心先生遂留宿前方，但是，朋友們太辛苦了，我們不願和他們多苦話，不願耽誤他們應有的休息時期。這不只是朋友的友誼，而是為

戰爭。因爲將官精神過度疲勞，思致與指揮自難完全如意，對於戰爭措置失當，整個民族要受影響啊。

十日晨間，前方炮聲忽緊。周光烈師長用電話問竇旅長：「小蚌埠情形怎樣？」而竇旅長的答覆是：「家常便飯！」但是到上午八時，前方電話來得一個比一個緊。小蚌埠方面竇旅長改了口氣，說敵人攻擊激烈，除了對面猛烈炮射之外，敵機又來了十二架在頭上轟炸，敵人有五六百人渡河來了。司令部空氣立即緊張，在周師的左翼，是五十一軍的牟中珩師，牟師鎮守臨淮關對岸，一向沒有出事，這時突然傳來電話，敵轟炸機五架掩護步兵過河，已經過了大約兩連之衆。淮河北岸大堤之南坡，被他們佔領了，而且還在繼續的強渡。

周師長這時立刻下令給竇旅長：「拚！讓他們沒有佔穩時拚！我們只有拚才是出路！我們已經不能再有什麼地方退了！拚！拚完了算！」同時他立刻通知牟師長：「我們這裏也有敵人登岸了，我已下了命令叫我的部隊硬拚，我看我們今天不能有絲毫考

麼，只有死拚！要把過河的敵人拚光！才對得起我們自己！」

一會臨淮關方面李師的部屬有人打電話給我：「我們師長已經下令反攻了！他已經叫我們大家上起刺刀和敵人猛拚！」

小蚌埠和臨淮關兩點的敵人陸續增加，臨淮關方面已增至五六百人！「拚！」「死拚！」這樣嚴厲的命令，不斷地從電話上傳出去。而司令部的氣象，一秒鐘一秒鐘地變為嚴肅了。

十日上午十時左右，前方大炮炸裂聲與飛機的震盪聲，都忽然停止了。前方的報告是：「敵人在小蚌埠已經過河兩營，河堤已被佔，現存雙方正在拚刺刀！」

慘烈的白刃戰開始了！雙方合計三千左右的鬥士，已經混戰到一起，彼此已無暇放槍，敵人的大炮與飛機也無法使用，彼此用無情的刺刀互相刺殺。

顯然地，竄旅在八九兩日的戰事中，已經把梁團犧牲得差不多了。今天支持這樣慘烈的戰爭的，主要的是張團，張團本亦疲勞之師，難當必死的背水進攻之敵。周師長乃

卽下命令，令小蚌埠右翼之孟憲周旅的李團，立刻向小蚌埠攻擊前進，必須恢復小蚌埠！最後還補上一句：「絕對命令！」

命令是如此下了，而敵人還從淮南新舊船塢中不斷地放出船來，強渡的人數，要慢慢地增加。等到十二時，小蚌埠情況，我軍漸漸不利，張團已在小蚌埠街上與敵人數進數出，李團尙未達到攻擊位置，本已精疲力盡的梁團，這時再擇部增加，而少年英傑的孫文彬營長負傷了。

午飯時，白刃戰的壯烈景象，吸引着大家的思想，周師長想起他的部下在長時間白刃戰中的犧牲，特別想起那位精明有爲的孫營長，和許許多多抬不下來的傷兵，他不禁自鳴咽起來了。

小蚌埠白刃戰的結果沒有報來，臨淮關方面牟師長的電話，敵人已渡河一千餘人，後續部隊還在續渡。意思是情況相當嚴重。實在這回五十一軍防守的淮河北岸，西起懷遠，東達五合，長達一百公里。絕非兩師兵力所能勝任，何況敵人渡河便利，如此素

多，集中力量，突破幾點。我軍防線過長，兵力處處單薄，而且交通不便，兵力臨時轉運艱難。牟師正面爲淮河向南凸部份，三面被敵人隔河包圍射擊，防守不易。而周師長對他的建議是：「乘着混戰機會，向敵人死拚！我們這裏也在硬拚。我們兩弟兄就這樣拚完了完事！」

五 我們又勝利了

今天的時鐘跑得特別的慢，屋子裏的人都平靜無聲，都好像在等待什麼。

竇旅長在下午二時，報告小蚌埠方面官兵死傷很大，白刃戰已經過了四小時，張團的隊伍已經殘破有不支之勢了。周師長再下令叫竇旅長：「咬緊牙！咬緊牙！着才是生路！」竇的答覆是：「從昨晚起已經咬緊牙了！」

命令如山崩一樣地一個個下去，勝利的消息，仍然不見到來。師長令周副師長打電話給孟旅長，鼓勵他一番，希望他能全力恢復小蚌埠。打氣的話說得太多，這位戰士不

能忍耐的說：「你不要多說哪，我知道了！」

炮台煙筒裏裝的司太表香煙，一隻一隻地少去，窗外太陽光一分一分地從窗上移進東屋來。

我們用電話通知孟寶兩旅長，告訴他們，有兩位新聞記者提著水筆，坐等他們的提音，竇答覆我：「好的！我們謝謝你！」他的聲音已經嘶了。

兩位旅長先後上前線督戰，約午後四時左右，敵人的大炮突然又放了幾炮。大家料定是孟旅李團已經攻到小蚌埠附近，被敵炮看見了。援軍已到，小蚌埠西北兩面受我包圍，敵人腳跟沒有立穩，一幹準把他們幹倒。戰士們！幹吧！讓背水陣的兒子下水長期沐浴吧！

李團趕到，沉悶空氣稍微打開一些了。然而是否我們能將如許強悍的敵人掃蕩，實在也不能絕對担保。此時只是擴大了自刃戰的集團。時候快要近黃昏了，如果黃昏前不肅清小蚌埠之敵，則更須敵人當可大批續渡，局面將更不堪調。

周師長對於他的部隊雖有堅決必能達成任務的信念。而眼前的事實，是如此其壯烈與動盪。他不自禁念起做照弔古戰場文來了。「兩軍遇兮生死決，白刃交兮寶刀折。」「降矣哉，終身亡國奴。戰矣哉，骨暴淮河側。」這是他同情他的部下，不過遲遲不決的戰局，讓他憂心，他說蓬萊自戚繼光以後，都是抗日份子。戚繼光在明朝時，即抗倭寇，以後代出有人。現在的吳大帥，也不能爲日方所動，我們不能在于學忠所手創的部隊上寫上一筆壞賬。

李團和敵人短兵相接的消息到了。下令張團趕緊同時反攻。有人說李團長是河北人，這一下，正是國難家仇，一齊來一個總解決。

中國的飛機這時恰好趕來了。後方通知前方，大家拍掌歡迎，我們的飛機既迅速又準確地把淮南敵軍轟了一頓，大家說：「王八旦！也有吃我們虧的時候！」隨着我們飛機的轟炸，蚌埠機場逃出來一架敵人偵察機，倉皇狼狽的樣子，讓我們感到這些傢伙，只有怕更大力量的打擊。

黃昏了！黃昏還不能解決！明天就休想了！

軍醫院長來報告，今天傷兵下來特別多，而且多一半是重傷，因為今天的戰事太激烈了。

黑幕慢慢落在大地上，我們不自主地走到農村廣場上散步。南望淮河煙霧，不聞槍聲，不見人影。「到底今晚如何呢？」我們都在想。

六時左右，我們又躡回參謀長室，電話響了，周師長自己接的電話：「李團已血搏衝鋒，自西而東，先克復文昌廟（小蚌埠之西側），繼克四台子。竄旅由北向南正面壓迫，經過幾返幾復的街市戰，敵軍已被趕出小蚌埠市街，退至堤外河灘。正在加緊肅清中。」接電話人的臉上發笑，我們內心都鬆了一口氣。日本鬼子又完了！（完）

（二月十二日徐州）

第六 變動中的徐州

假如說現在全國政治經濟軍事的中心是武漢，而就軍事部門說，目前戰略的中心，却在徐州，敵人目前的戰略是打通津浦路，在蚌埠與濟南相繼失陷之後，敵人只要能再佔領徐州，津浦路就算初步打通，我們針對着敵人的企圖，堅持着以徐州為中心的津浦線兩端的抗戰，就是給予敵人以強硬的答覆。我們引為欣慰的是：今天我們的軍事活動，不只是限於徐州一地之保衛，而且南北兩端軍事，皆已採取自主的攻勢的戰法。五十一軍于學忠部在淮河北岸堅強的抵抗，重重地打出了淮南敵人燥急北進，圖襲徐州的野心，敵人雖有一部份渡過淮河，而精疲力竭，強弩之末已無多大能力。緊接着五十一軍光榮血戰之後，淮南和山東國軍皆奉最高統帥命令，分路全線反攻。山東方面則克汶上，搏濟寧，圍攻鄒縣蒙陰，另遣部隊繞襲曲阜。淮南方面則下考城，圍鳳陽定遠，游

擊隊佔明光，而另一大部則直指滁縣。敵人南北受敵，兵力分散，處處牽連。尤以跨淮河而戰之敵軍，四面楚歌，移轉艱難。整個中日戰爭形勢，自此進入一嶄新之時代，敵人此時突開始平漢線與山西戰場的攻勢，似亦爲策應津浦戰局的牽掣辦法，然而津浦線上敵軍實已陷於進退維谷之窘境，則爲彼等意外之困頓。津浦路頹勢不能挽回，則淮河兩岸之敵人有被消滅之充分可能，而陷入對華作戰上之初步的重大失敗。

故燕魯豫皖戰區之表現，關係於第二期戰爭初步的成敗；而徐州之表現，又關係於這一戰區的前途。在此新舊形勢轉換的當中，徐州的動態，一定爲若干讀者所懸念。

敵人自南北兩面夾攻徐州，津浦路只餘不及四分之一的長度。敵機對徐州的空襲已近五十次。而徐州人心之安定，反在武漢之上。每次空襲警報來時，街上雖暫時斷絕交通，若干婦孺暫入天主教堂躲避，就一般市民與軍人心理觀之，大都平淡視之，屋內工作多照常進行。若干過徐州之人士，常於訪李宗仁先生時，突遇空襲警報，李皆談笑自若，從未入防空壕中一次，甚至踱步庭中，舉目計敵機之數目。

在李宗仁先生赴安徽就皖主席職之前，徐州成爲蘇魯豫皖戰區所轄部份的政治中心。蘇皖固勿論矣，山東自濟南不守以後，魯西南與魯東南之聯繫，亦舍徐州而莫屬。河南東部十二縣，亦歸李所轄戰區範圍，關於軍事與民運事項，亦不得不就示於徐州。南京失守之後，全國英俊之士，多集中於武漢，武漢呈顯大革命以來空前之盛況。津浦兩端吃緊之後，徐州亦成爲江淮河三大流域間東部豪傑薈萃之場。旅館飯肆，幾日日客滿，而粗裝陋服，常非等閒之輩。淮海藏蛟龍，山東出異客。各方幹練之士，深入於津浦沿線民間者爲數不少。敵人如過信其參謀人才之太過容易的鉛筆進展計劃，當不能不有覆歿相當師團於津浦線上的覺醒。

徐州本不能算文化很前進的地方，但是戰爭日見緊迫以後，除了少數人逃跑之外，大多數人反而積極起來，每日站在街頭看抗戰壁報和壁畫的民衆非常擁擠，本地報和漢口出版的報紙在徐州銷數，出乎意外的增加。在淮河防線又被敵人突破，徐州已受震動。約二月十四日的黃昏，徐州中山紀念堂的廣場上竟有半萬的羣衆來參加響應國際反侵略

市民大會。主席台上叫一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廣場上長長短短的幾千條手臂，毫不遲疑一致地舉了起來！

徐海一帶鄉村婦女近來紛紛加入「大刀會」，十六歲以上三十歲以下的婦女，她們感覺得日本軍隊奸淫的慘暴，非起來想法抵抗不可。於是紛紛加入迷信組織的大刀會，請法師來告訴他們防身的符咒，她們以為記得符咒，喝了法水，就可以不怕日本兵。日本兵進行非禮時，事實上不能不是個別行動，這時候就很容易把他殺死了。

蘇魯豫皖戰區的青年，因為平日被不同的省界限着，過去自然沒有統一而强有力的組織。徐州本江蘇一隅之地，自不足以當四省青年組織領導之任，然而戰爭使青年不能再過其無聲無臭的生活，他們從學校，從家庭，從農村，從商店中流亡出來。在這一戰區竟成爲很大的數目。戰區青年軍團招去了五千人於潢川訓練，十七軍團胡宗南又招去了千人以上，此外各種短期訓練班亦收容起近千人的數目，各地游擊隊工作團等，亦吸救青年不少。然而流亡到徐州的青年，仍有增無減，最大規模的青年軍團已經暫告不能

容納，於是留在徐州的一部份比較的覺醒的青年，乃進一步號召本戰區各種階層各種職業的青年組織青年救國團。他們打算把這一戰區的青年廣泛的組織起來，在戰區民衆總動員委員會領導之下，成爲該會一個主要的支柱。

不僅如此，目前軍事新聞的採訪工作，徐州也是全國最緊張的部份。全國各主要報紙，各主要通信社在徐州都有特派員。有一家名「朝陽」的旅館，幾乎爲新聞記者所獨佔。中央社在徐州的特派員胡定芬先生以異常警覺幹練作風，活躍於這一戰區，他每天發出去的電訊，成爲國內大部報紙主要的頭條電訊。不僅各別的採訪的工作，在本戰區高度的展開，而大家工作過程的反省結果，大家共認今天的新聞工作，不只要求個人自己工作上的成功，而貴在造成全國新聞界共同強有力的報導作業。爲了避免消息矛盾，爲了求各個報導的更加充實，這一戰區恐怕在任何戰區之先，在二月十五日成立了新聞記者聯誼會。

戰爭是改造中國的動力。只要戰爭能照今天最高統帥部主動方針作戰下去。中國各

方面的发展，将更加迅速。在首當戰爭緊張部份的蘇魯豫皖戰區，特別是這戰區中心的徐州，將不可避免的有更新的成就。（二月十七日鄭州）

第七 蘇魯豫皖戰區民衆動員問題

李宗仁先生就任第×戰區司令長官後，即組織民衆總動員委員會，以夏次叔先生爲組織部長，負該會組織上之重責。於本年一月中旬發表「七項禁令」，令該戰區官民共同遵守，以爲民衆動員之根本要策。「第一本戰區黨政軍各機關，除依據政府法令規定，不得向民衆強徵任何勞役及向民衆強派任何捐款或物品。第二、本戰區各級政府公務人員，辦理徵兵徵工及其他徵發事宜，須絕對公平廉潔，其有貪污賄賂或循私舞弊情事，一經查實，當以軍法處置。第三、本戰區徵兵辦法，應以地方人口多寡，公平分配，用抽籤方法徵取，除故意規避抽籤，及私自逃亡之壯丁外，禁止使用強力逮捕。第四、禁止擅自徵發民鎗，各縣民鎗以保留於鄉鎮自衛爲原則，並應由縣府編隊訓練，以增強地方自衛力量。第五、本戰區民衆在不違反抗日救國原則及在本戰區民衆總動員委

具會指導之下，得享有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請願之自由，各政府不得妄加干涉。等六、本戰區徵派糧食，或捐款，須向殷實富戶攤派，不得向自耕農及佃農強徵。第七、本戰區徵用民力，須酌給伙食，並禁止拉夫。」

這一七項禁令，顯然地不是普通官樣文章，而是針對着目前這一戰區內的時弊。換言之，這一戰區內過去顯然有禁令中所指的事項，過去若干地方政府並不照政府明令之規定，而向民間強徵勞役與物資。特別是若干保甲人員辦理徵工徵兵派款等事，往往有不公平不廉潔的現象，而使民怨沸騰。徵兵問題，各地實際現象是很少照人口多寡，公平分配。若干地方對於民衆自有鎗械，皆設法提出控制於地方政府手中，以爲壓制民衆的力量。甚則野心家以此爲擴張私人勢力之基礎。各地民衆仍不能在抗日救國原則下，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而徵派糧食與捐款，並未照有錢出錢的原則。而對於貧苦民夫之使用，往往要他們自備伙食。

上述這些現象，自然不能說第×戰區全部都是如此，然而這是一種相當普遍的現

象，却是不能否認的事實。這些事實表現出三種重要的問題：第一、不肯官吏與士劣構成的保甲機構，利用民族存亡所繫的戰爭來賺錢；第二、戰爭的實際痛苦與負擔，大半落到中下層人民身上，而使有錢有勢的人不負應負的責任；第三許許多多要想供獻力量於戰爭的人民，却死死地被廢敗的地方政治所束縛，而無由以致力戰爭。

所以如果照蔣委員長去年十二月「告國民書」所提示的今後中日戰爭的新方略，意謂中日戰爭之決定勝負，不在沿海沿江之城市，而在廣大之鄉村。則第二期戰爭開始以後之戰爭，動員民衆，配合軍事，成爲目前與編練新軍同等重要之急務。而所謂動員民衆，自人口數量言之，中下級之人民，當佔全人口之最大部份。如果佔全人口最大部份的人民，因爲戰爭而遭受到上述那樣不合理的政治待遇，他們未遑考慮到戰爭前途的希望，而眼前的事情，已經使他們不能支持。則他們要求當前政治待遇的改進，將比關懷戰爭還要來得急迫。

因此這「七項禁令」，實在是一種「戰時社會政策」。這個政策包括三個要點：第

一、整刷政治，第二、合理負擔，第三、吸引大多數人民參加戰爭。實際上，這也可以叫做「約法七章」，爲李宗仁先生領導第×戰區的政治態度。「七項禁令」發表之後，全戰區的民衆，皆一致擁護，往往在戰區司令部所派視察員到達各縣各鄉鎮時，民衆即紛紛派代表請求「七項禁令」的實現。他們將所遭不合理的待遇，一一陳述，而即刻盼望視察員將「七項禁令」在該縣該鄉實行。所以只要切合民衆實際需要的東西，並不要官廳如何宣傳，而民衆之擁護，即異常堅決。

問題却在這裏，政策是很好了，民衆也擁護了。而「實行」問題，却有不能順利的地方。現行戰區司令部的組織，法理是另外一件事，而事實上，只是在原有的幾塊政治區域，機構和人事上加上一頂空帽子，帽子的下面盡是原來的存在，一切政令的施行，還是必須通過禁令所禁事項有關的若干政治機關，於是除「等因奉此」外，自然不會有好結果。比方某縣是和徐州近在咫尺的地方，早已得到司令長官部七項禁令，這縣第四區是教育比較普及的區域，青年知識份子比較衆多，民衆知識程度，亦較其他各區爲

高，他們受津浦南北兩段緊張戰局的刺激，和敵軍殘暴消息的影響，爲了準備應付非常局勢起見，將在鄉村小學裏面開了一個「民衆抗敵代表大會」，然而區長突然出來干涉了。不但干涉大會，而且對於大會主持人給予種種威脅。自然不能說這位區長一定是漢奸，但是他對於民衆的組織行動，却有防範他們清算自己非法作爲的恐懼。在這縣鄰近的另一縣裏，民衆代表向司令長官部視察員泣血陳述徵兵之不合理，及因請求改正不合理的辦法而遭受之毒刑，並請照禁令發還民鎗，組織地方武力，準備禦敵。這時縣長區長怒目而視該代表等，終至下令其警兵等將代表們打散，視察員欲加援手而亦無可如何。事實所趨，要能貫徹禁令，就必須有懲治及撤換地方官吏之權。戰區司令長官部沒有這種權力，就無法整頓吏治，無法使政令見諸實行。

司令長官部在政治權力上既有限制，因此第×戰區總動員委員會的工作，就相當艱難。總動員委員會已作的工作，是完成戰區內各級動員委員會的組織，和派遣民衆動員宣傳隊及工作團等分赴各縣區作宣傳鼓動的工作。總動員委員會的經費異常困難，各縣

工作團的經費，都是令各縣籌款供給，但是總會和各地宣傳工作人員，皆興奮而辛苦的工作着。致於各級動員委員會的組織，亦已大體完成。戰區司令部並在經濟極艱難情形下，出版了鼓吹動員民衆的「動員日報」。

苦惱在：一、各級動員委員會，成立雖快，而大都就地方原有官吏與紳商組織而成，有名無實者多。完全自上而下的發展，缺乏有力的社會基礎。二、民衆大體能接受宣傳抗日救國，實行七項禁令，他們都衷心贊成。然而他們指出許許多多具體障礙，讓他們動員不起來。然而這些工作團又沒有爲他解除困苦的力量。結果，彼此都是苦惱。

開封會議之後，蔣委員長令李宗仁和程潛分兼安徽河南主席，也許對於民衆動員問題有相當考慮。（二月十八日河南信場）

第八 豫南到皖西

——好轉的徵候——

平漢線軍事變到「黃河爲界」，而津浦線又南北同時開展的今日，我們自然將依地理形勢慢慢轉變到以太行山和大別山爲倚託而從事大規模運動戰的有利姿態。這江，淮，河三大流域間的廣大原野上，只要我們能適當地開始運動戰，以主動的，攻擊的，機動的軍容，與驕謾殘暴的日本軍隊週旋，敵人一定要逐漸嘗到困頓與苦惱，以至於局部被我消滅，演成全局的崩潰。

當二月十日左右，敵軍大舉渡淮，大有直下徐州之勢，誰知淮南我軍突然向西挺進，要奪津浦南段，切斷敵人後路，於是曾經重大犧牲，始得渡淮的敵人，又不得不倉

皇後退，還我淮北軍民所曾拚命捍衛的領土。這是中日戰爭以來第一次運動戰的勝利。

戰爭局勢真正的轉變。當然不單純是軍事部門所能奏效的。因此報告些倚託於大山系的豫南和皖西的狀況，雖然是非常簡單，恐怕也是許多人關心的事情。

二月十八到二十日這三天，我們留在豫南重心的信陽，信陽完整和富厚的市街，在剛剛看過大轟炸後的鄭州之後，真有人間地獄之感！我們終日昏昏沉沉忙來忙去，被戰爭佔據了整個的心靈，在信陽郊外突然感到江南似的鄉村，和欣欣出土的綠草。同業陸詒先生和我皆大吃一驚：「原來又是春天到了！」

信陽是多匪的區域，目前據說有土匪四萬有餘，鎗約二萬枝。在抗戰重要後方有這樣大的擾亂治安的力量，當然不是小事情，我們引為可喜的是：許多駐防的軍人已經認識到所謂「土匪」，並不是怎麼嚴重得了不得的東西，而是由於腐敗的地方政治，由於徵兵派款不公這一原因上，所逼上梁山的一大羣良善的人民。其中慣性土匪是佔絕對的少數，因此他們不主張用兵去「剿」土匪，而主張政治上要整頓。因為前方要抗戰，後

方還要剿匪，那是不可能的。

認識的進步，還表現在另一方面，某次某部的新兵，因為空襲警報，官長把隊伍帶到野外去「散開」，等到集合的時候，少了一百多人，高級軍官很能認識到，這不是因為他們國家觀念薄弱，而是腐敗的徵兵制度下，他們被捆綁強迫而來的結果。要新兵不逃跑，只有從改革不合理的徵兵辦法下手。

戰爭是破壞的，同時在另一方面却是建設的。信陽街上普遍的有四川橘子，和江西南豐橘子出售，目前屬於日本的遼東半島和台灣水果不見了，美國水果更難見了。中國因為海關稅落在外國人手裏，始終無法建立起保護關稅，保護我們土產的發達，一切工商業都成爲外國工商業的附庸，自己的生產事業，日見衰落；有了戰爭，我們用戰爭來造成强有力的海關壁壘，給我們未失領土上的工商業以發展的充分機會，而且這樣的發展，才是真正的「民族」產業的發展。

從信陽東去六安，我們搭的軍用運輸車，這個車隊是湖南徵調出來的，

們做「湖南汽車隊」，因為車輛是湖南省的，司機的也是湖南人，不過，在我們初次向汽車隊接洽車輛時，我們看到許多說湖南話的年青人在玩排球，他們完全是學生行徑，衣服非常清潔，手部足部頭部無一不年青，潔淨，靈活，我想一定是汽車隊的管理員之類，誰知上車之後，這般人全是「司機」，他們非常謹慎的地熟練地操縱着汽車，而且非常小心的愛護着汽車，他們自己的車廂內，雖在長途奔波中，仍然非常整潔，這和我們在各地地方所見過的「司機」完全不同，他們太可愛了！在休息的時候，他們吹口琴，他們唱歌，通過城市和鄉村，他們絕不無故停留，更無任何不良的習尚。

二百四十里過潢川，南北兩城夾河而立，第五戰區青年軍團即設於此，各方來此受訓練之青年，已達三千餘人。又百餘里至商城，青年軍團有分團設此，將有安徽青年一千餘人來此受訓。商城到六安的道上，我們遇到不少徒步的學生，男的女的都徒步向商城前進，學生大半無長途步行之準備，普通都市內服裝，尤不宜於長途步行，故他們行進中甚為辛苦，然而他們精神却甚愉快。我們常常聽人在抗戰以後罵青年學生，說他們

在抗戰前天天叫抗戰，天天要求政府抗戰，到抗戰來了後，他們都四散逃了，似乎簡直可惡之至。其實青年不是怕辛苦，不是怕犧牲，這次他們長途步行，實在已夠辛苦的。他們之所以在有些地方不能表現抗戰的行動，是他們平日缺乏政治軍事訓練，而臨時大半都是教職員先逃，學生失了有力的領導，他們不跑也無從作起。所以我們不能太籠統地責難學生。

豫鄂皖邊區，從前所謂「蘇區」地方，一般人民過去都經過了二三年以上的蘇區生活，特別是年青人們，他們講得津津有味，問他們蘇區時代就竟怎樣，他們只說：「那時候就是「紀律」利害！」「犯錯誤」也了不得！常常開大會，犯紀律和犯錯誤的人都容易殺頭！」說起「抗戰」，年青人的嘴唇有點不自主地抽動，好樣要說：出「我也想去一個」。在史河渡口上十四歲的「船夫之子」，他學着他父親樣子，背着雙手，蹣跚着方步和我大談戰爭；他覺得子彈車太重，壓壞了好幾隻渡船。讓我們前方得到接濟太慢，使他有點苦惱。

這裏豫皖兩省交界在史河稍東的小溪，小溪之東就是霍邱縣的葉家集。民衆對於廣西軍隊，簡直有幾分開玩笑，有些玩皮的老百姓圍籠來看我們經過，有些士兵爲了保護車輛，要他們走開些，他們有些不但不肯走，而且提高嗓子和士兵比賽，結果是士兵們忍不着笑，自己走了算了。葉家集的農民非常興奮地告訴我們：「我們每家出鞋子一雙去『擁護』！」他們沒有很圓熟的話來完全表達他的意思，不過，說到「擁護」上面，他的頭似乎往前使勁提了一下。同時他們很有把握很有倚靠地說：「街上有女隊伍召集開會，說是要『組織』！」我們又知道廣西女學生軍的活動，已經在各村鎮展開了。（二月

二十三日六安）

第九 安徽政治在轉好中

——以六安爲中心的新局面——

從豫南到皖西，特別在安徽新政治中心的六安盤桓了些時，覺得安徽的土地太肥美，農民大都聰明勤苦，鄉村與城市風景，十九兼黃河與長江兩流域之長。中國的土地太可愛了，中國同胞太可親了。

六安，在淝河東岸的六安，在以竹木茶麻出產著名的六安，特別是茶葉一項聞名中外的六安，目前成爲安徽戰時政治軍事支撐重心的六安，出人意料之外的，今天還是絲毫未改平時富厚安閒的風度，街市上熙來攘往的男女，仍若無其事的享有太平景象。旅館飯店雖然因爲軍政人員的突然增加，時時客滿，而老闆仍十九還是寬袍小帽，笑逐顏

開，而未嘗意識到當前局面之嚴重。

六安的知识界和民衆方面非常興奮地爲我們談安徽事情。

過去的安徽，是奇怪而駭人地腐敗！

我們親自在途中觀察到的，已經覺得稀奇了！這樣重要的公路交通，特別是安徽戰場的後方支撐線，公路全是爛土路，幾塊木片湊起來算橋樑，過一次車簡直是過一次難關，沒有路面，石面固然沒有，沙面也沒得，而且沒有涵洞，兩旁稻田通水和排洩山洪，都是在路面上挖橫溝，弄得處處是坎，隨地有坑。老百姓說還是徵工徵料；如果修公路的人向政府還領過築路費，那實在有些過不去！這樣

息說：「如果軍運緊急，在這種路上，實在沒有法子！」

許多人談安徽保安隊的敗壞，安徽土匪如毛，其大胆到可以繳少數軍人的鎗枝，部份保安隊下鄉剿匪，拉夫之外而且就食地方，往往剿匪結果，彼此皆無傷亡，而糧彈等報銷甚大，我們不一定相信。不過我們在霍邱縣的葉家集，正遇到保安隊下農操，排長

把雙手相互對插在袖口裏，遊來遊去；班長右手提起自己的腰皮帶，左手插在褲袋中，「稍息」「立正」不已的在下命令。

不要說縣長專員委員廳長，安徽鄉間的聯保主任區長等，出門也是盒子炮幾隻，甚有公然大坐四大轎！

教育更是難提，湖濱中學校長吳中英，會公然去作漢奸，被軍政當局拿着鎗斃。教廳派出來招待送往後方去受訓練學生的辦事人，會剋扣學生伙食，讓學生們遠遠於古廟之中，而呼籲無路。一部份教職員賭風甚熾，有人次日昏頭昏腦進入課堂，因欲呼值日生拭黑板，而不知值日生爲誰，竟問：「那個的莊？」至今各地傳爲笑話。

實在安徽所謂「三皖」之地，皖省南部，文風素盛，所謂「桐城派」已成歷史之成績。徽州一帶，亦代有文名。而皖省北部，夾淮南岸，昔爲英雄出沒之區，清代「淮軍」，在壓迫太平天國之革命與鎮服北方農民暴動（平定清時所謂教匪），亦有相當建樹。其所以腐敗至此之原因，實由於歷史積演而成。

李鴻章在清時在淮上收土匪練淮軍，與曾國藩練湘軍，同樣爲清室效忠，以撲擊漢族之革命勢力。然而曾之作法，平易中正，事事皆瞻前想後，爲當時清室謀，不能算不忠。太平天國失敗之後，曾之湘軍，一部改甲歸田，一部則轉而經營鎮疆。故湘軍未成大患。而淮軍勝利之後，過去之土匪首領，皆封侯而歸，在淮河沿岸，大圈地皮，立成大地主，使大批農民爲之農奴。有人謂，近代中國如謂有「農奴」制度之存在，淮河流域的大地主之羣中，實有實例。袁世凱「小站練兵」，又繼淮軍之後，造成了淮上軍人在北洋系軍閥中的基礎，段祺瑞倪嗣沖皆犖犖大者，在皖系北洋軍閥因果之下，以合肥人爲主幹之安福系政客官僚，又得廣爲發展，今之北京僞組織中大漢奸王揖唐輩，卽爲尙存之主要人物。在軍閥官僚長期壓迫與腐化下的安徽，政治上「巨室」力量，魔力甚高，欲求清明振作，本已萬般困難。欲求此種腐敗勢力之剷除，唯有扶持安徽社會中正義之士，特別應扶持青年，使之一改社會頹廢習尙。安徽青年在如此社會高壓之下，本已富於革新之熱情；五四時代，皖湘青年運動齊名，本可直追而上，使安徽隨國民革命之發

展，而進入嶄新階段；然而十六年以後，安徽因軍事上僅爲首都南京對外之過道，未遭重視，而政治上則成爲人事之調濟場，十六年至今不過拾年稍過，而省主席已更易十六人之多！省政既爲應酬品，於是縣政更不堪問，故始終少整理之環境，且因安徽原有之社會高壓，容易給鄴繼助徐向前諸人以活動之社會基礎。十六年以後之清黨運動，及至到抗戰爲止長期之肅反工作，對於安徽青年運動之發展，不能不有相當影響，因此安徽遂成黑漆一團之慘痛的局面。

因爲新興份子不能養成，腐朽的勢力始終支配着安徽地方軍事政治社會教育各方面。此種趨勢之極端的表現，爲在抗戰後形成漢奸的理論與行動，他們只圖做官發財，那管做什麼人的官，吳中英吳中流等社會有地位份子，公然宣傳這回中日戰爭與過去內戰一樣，北京偽政府與過去廣東之國民政府一樣，日本軍隊和北伐時之俄國顧問一樣，沒有什麼了不得；他們並勸老百姓不要怕日本軍隊，有他們的王揖唐可以保障安全，他們已準備好將來僞安徽省府各廳的分配，並預備好歡迎日本的旗子。甚至於曾任軍委會

第六部駐蘇辦事處科長的李蔚唐，也一面親見東戰場之失敗而動搖抗戰勝利之信心，一面誤信此輩漢奸勢力之雄厚，而錯料其將會有成，自身亦與漢奸發生關係，以爲自己出路打算，終至犧牲於漢奸案中。

在一月十三日南京失守之後，敵人北犯津浦路，成爲重要戰區，而政治上完全不能開展。幸蔣委員長藉開封會議機會，明白各方實際危險狀況，回武漢後，一面以程潛司令長官主河南，而安徽則交李宗仁司令長官整理。

李宗仁於二月中旬就任安徽主席之後，見安徽之實際，亦覺非輕描淡寫所能解決。乃一面誠意敦請皖省內之有名正紳如光明甫之流，省外文化界或救亡工作上有力人士如章乃器之輩，充實省府上級機關，一面則大批訓練安徽青年，希望這般人經短期訓練之後，成爲安徽地方下級之幹部。對於各縣縣長及省府辦事人員等，聞善即收，不分親故，如霍邱縣長於立東，與李素昧生平，一談之下，李聞其對於其故鄉霍邱之利弊，言之甚透，即當面請其任縣長，使對方幾於不能置信李氏能如此唐突委官。滁縣有四個民

衆武裝代表，聞李宗仁奉委員長令至安徽，乃徒步經敵人後方到六安，謁李詳談滁縣慘痛與縣長之無力，李乃請彼等自擇縣長，由省府照委，四人驚喜之餘，把從前在孫連仲部曾任連長之某君找來，李即刻委之任縣長，使之任統率滁縣地方抗戰武力之責。

李接任之後，即刻宣傳他來安徽的目的：「在發動安徽省民衆的力量，來保衛安徽，保衛中華民族，以達到抗戰最後勝利的目的。」然而要發動民衆，他認爲「必須政治清明，秩序平定，」他深信「只要民衆沒有憤怒不平之氣，社會沒有隳隤不安之象，大家一定會自動起來爲國效命的」。他同時承認這個目的不是一時所能達到，然而在目前，貪官污吏，土豪劣紳不守紀律的武裝部隊，以及土匪流氓等，他認爲非辦不可。並嚴令禁止虐待應征壯丁，擅加綑縛毆打；妄繳民財，拉夫及藉徵兵徵夫欲斂錢肥己等四事。

他這個作風，給安徽積鬱多年的正義之氣，稍稍伸了一點；現在許許多多的正紳，也慢慢到六安來了。青年人也可以隨便到省府見主席，隨便給主席去信，而主席必定有答覆。於是教育界文化界和公務員中的有生氣份子，都在六安街上開始活動了。安徽久

未痛快見到外面的報章雜誌了。現在他正在打算自己把老式出版東西稍加更動，以求適應抗戰了。

李在最近離開六安之前，把安徽久已有名無實的動員委員會組織成立，並以章乃器爲秘書主任，主持會務。各部都配備上些地方正人；這個會將來對於安徽民衆的動員，一定會有較好的努力。

李最近還不斷表示，有邀更多滬漢文化界有力份子，參加安徽各方面抗戰動員工作的強烈意向。（二月二十四壽縣）

第十 江淮間的運動戰

——初次勝利的戰術經驗——

在南京失守以前之戰爭，敵人充分發揚了他軍事上的優點，飛機大炮和坦克車。在陣地戰的過程中，這三件東西威力之下，我們差不多犧牲了三十萬軍隊；南京失守之後軍心民氣一度動搖，去年十二月委員長告國民書把國人心情完全穩定了；而作戰方法方面，許多人都懷疑，我們是否有辦法來對付日本機械化部隊，如果沒有方法可以對付飛機大炮和坦克，有些人的意思，以為縱然如委員長所講抗戰到底，充其量不過弄成「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那樣悲壯英雄事業，而對於抗戰勝利的前途，仍然渺茫。

但是一月中旬到二月下旬近四十日的津浦南段戰爭經過，說明我們雖然仍和過去那

樣沒有機械化部隊增加，然而我們只要稍稍變動作戰方法，仍然可以打勝仗。

一月十三日日本攻下南京，本宣稱將繼續向中國內地進攻。後來力量不夠，等了好久，又開始作打通津浦路的計劃，當時的布置，是南主攻，北助攻，從江南調過來的主要部隊，是近衛師團和第十三師團，力量都是很健實的，此外則一百〇六師團，及其他雜部。

敵人由鎮江南京蕪湖三點分別渡江，正面守滁縣的胡宗南部，正奉命調赴他地整理，故津浦南段空虛。當時李品仙部之劉軍，正駐淮河要地之懷遠蚌埠臨淮關等處，乃趕緊分防臨淮關，鳳陽，考城，劉府和定遠之線，更向明光推進，餘部則憑池河東向以防敵軍，此線約兩師兵力，另以劉軍之一師，防合肥全椒巢縣之線，以防蕪湖方面過江之敵軍。

循津浦鐵路正面前進之敵，於一月十五日左右集中主力於明光站東南之管店站，當時我方計劃，欲讓津浦正面由于學忠部接防明光，而將劉軍全部調至合肥定遠，集中兵

方。此時于部已達到一部分，而劉部尙未全部集合肥，山東韓復榘突放棄濟南，繼退泰安，再退滋陽，甚至濟寧亦不守。北方大局危殆。委員長開封會議，將韓復榘扣留，于學忠代韓爲三路軍總司令，故于之部隊除留一部守臨淮關外，大部又往北調，劉軍始又趕回接防明光一線，但接防還沒有弄妥，敵人已由管店來攻，明光於是失守。一月十七日我池河西岸部隊反攻明光，會收復，敵援軍到，又失守。於是敵我相持於池河之東西兩岸。我軍陣地北起明光對河鐵道附近，南順河有馬家崗三河集諸要點，直達池河鎮。

一月二十三日起敵分三路向我攻擊：直撲明光以南諸要點，彼此相持一週，二十九日敵主力攻我池河鎮，池河不能守。於是西退，而池河以北三路亦同時西退二三十里。當時計劃，我主力皆退鳳陽縣治以南大山區中，以支隊守山區以南之定遠，防敵入皖中。盡撤臨淮關蚌埠鳳陽擾遠之兵，二月一日大部撤至劉府。欲以此大山區爲根據，相繼

活動。

誰知敵人主力係由池河鎮西進，直攻定遠，定遠我兵於是不能守，再西退永康鎮。此時我方軍事稍有變化，大山區中我軍出支隊南擊永康鎮東之敵，而令合肥之一旅北向以攻定遠，敵受南北挾擊，乃退靠山集一帶山地。

敵人此時已盡路臨淮關，蚌埠，懷遠，考城，鳳陽，劉府，上窰，定遠諸地，津浦西側形勢，盡在敵手，我兵在洛河西岸與東岸之敵對峙。津浦南段戰爭，告一段落。此爲我方失利時期，亦即爲被動作戰時期。

敵人志在打通津浦路，津浦南段西側，已有安全監視佈置，於是於三月八日開始攻擊渡淮，二月十日敵主力紛紛由臨淮關渡河，欲直徐攻州。南段兵力空虛，於是我西側部隊，開始全線反攻。在整個戰區機動作戰，主動作戰的總方針之下，津浦線南段西側之部隊，以運動戰之嶄新姿態，此師猛出以撲日軍之側背。

當李品仙得到于學忠方面敵主力過淮之確報，洛河西峯之劉軍，即過洛河東擊，回上窰，破其外郭，斬獲一百餘人。另部克考城，所得亦二百人左右。而主力直向懷遠蚌

埠劉府前進。此時適廖磊軍已到合肥，將派隊直向定遠滁州明光，斷敵歸路。

敵人此時後方根本動搖，遭遇非常重大的苦惱，乃不得不將已經重大犧牲始得渡淮之主力，重新調至淮河南岸！淮北敵軍犧牲所得之代價，因我淮南運動戰之展開而化為烏有。

敵之主力既被動退過淮河，我運動戰部隊，無與之硬拚的必要，向懷遠蚌埠一帶前進之劉軍，仍退洛河以西，吸引敵之一部主力於上窰考城劉府之線，而合肥廖部則圍定遠，並向定遠東之桑家澗進攻，進逼鐵路，於是反把臨淮關鳳陽一帶之敵軍主力，吸引向南移動。

二月十七八等日，敵人東面盱眙一路，我方五河縣之保安隊及蘇北總軍之一部，乘機一度克復明光，張八嶺，沙河集諸車站，損壞鐵路甚重。敵軍又得分兵應付。

故自津浦南段運動戰初期開展以後，二月十一日第一次反攻，至今不過半月，已將敵人軍事造成頹勢，而將其陷於四面包圍之中。敵內部目前軍心已異常恐慌。因敵在津

浦南段已至少傷亡五六千人；補充困難，而四面對付，兵力分散，且佔領地區中民衆之反抗，至爲普遍。紅槍會羣衆隨時隨地發動，使敵人異常不安。爲鎮壓人心計，敵軍已用我同胞強穿敵軍衣夾敵隊伍中行進，以表示其人多，並多造木製假敵，以欺騙其士兵及威脅我民衆。

本是原來已經疲乏的隊伍，只要作戰方法變更，就可收到如此巨大的效果。如果我們今後全國戰區都能開展運動戰，各部隊好好配合，一定很容易打勝仗。

自然津浦南段，這長江與淮河間初次嘗試的運動戰，還須有更大的改進，和更深的

擴張。（二月二十四日壽州）

第十一 皖中戰影

在一月的時候，報上即已傳合肥失守，我們二月二十七日到合肥，合肥依然無恙。

我們從淮南轉到皖中，沿途遇到許許多多的戰區被難同胞，婦女尤佔比較多數，看衣服與面容，逃難者多中人以上之家庭，向日皆在家安閒自在，而今亦被迫在道途上轉徙。交通工具是談不到的，縱有，也不過獨輪小車幾輛，上面可以放些行李，甚而至於完全無代勞工具，重重的行李，通通自己背上。小脚老婦，黃髮兒童，也得在地上徒步，紅顏少女，多也執繩拖車。當然他們一天不會走多少路，而且他們究竟能走到什麼安樂地方，走到那裏去生活，他們通通沒有把握，他們只是盡可能帶上一些路費，向距離敵人較遠的地方跑，避免目前的殘殺與姦淫，我們後方沒有很好的難民安置辦法，所以有些人在金盡囊空之後，已經淪為乞丐。

在安徽另外有許多流亡的男女青年團體，他們因為比較有知識，他們於是自動組織起來，和軍隊與地方機關配合，做宣傳工作，他們之中有中學教員，有中學生，有大學生，他們現在完全過着士兵同樣的生活，自己推車，自己作飯，行時要同軍隊同行，軍隊休息，他們立刻作宣傳，所以他們的工作甚為辛苦，然而他們這樣艱苦的生活，已經換得了軍隊和民衆對於他們的信仰。

南京失守之後，大家很少不注意合肥的了。在沒有津浦路以前，合肥確乎是江淮間軍事中心，而且為中原與東南交通上之要道，津浦路雖通，在今日抗戰形勢下，合肥仍佔異常重要之地位。實在合肥之著名，並不是近代的事情，漢時，魏曹與孫吳對抗，張遼曾在合肥大顯威風，擊退吳兵，所謂「張遼威震逍遙津」的逍遙津，就是在今合肥城外。

中國有三個大縣，廣東的海南，湖南的邵陽，安徽的合肥。合肥全縣有一百餘萬人口，城週四十里，東門到西門穿城有十里，每一區長可轄二三十萬人，實亦非同小可。

不過合肥儘管這樣大，李鴻章段祺瑞這般人頭都出在合肥。但是我們走進合肥市街上，覺得合肥一點偉大氣象也沒有，窄狹的街道，矮小的房屋，舊老破亂的石街，許多街上成大堆的垃圾沒有人管，我們走進了合肥城的中心，仍然不相信進了合肥城，因為現實的合肥，和我們想像的合肥太差遠了。

軍閥官僚出產地的合肥，有幾十萬有幾百萬家私的人很多，而公共有關的市政，簡直沒有人管。但是由大紳巨戶所把持的地方行政機構，所謂區長聯保主任保長這類人物，每人都擁有相當地方武力，可以縱橫鄉里，仍然執行升官發財的一貫路線；以救國公債來說，合肥還有八萬元沒有下文，某區長一個人就虧空六千元。

在紳權政治官僚政治和土豪劣紳統治下面，合肥的民衆組織，根本一無所有，自然談不上什麼抗戰的力量，本地軍閥任廣西軍未到之前，絕對不敢輕談抗日，外來作救亡工作的青年也不敢在合肥多留，因為合肥漢奸勢力之廣大，是出人意料之外；全國人痛恨的漢奸王揖唐，在桂軍未到時，合肥報紙，也不敢隨便公佈。

所謂政治基礎的保甲制度，他們做不出抗日工作，而他們發財工作仍然可以從抗日名義中發展。廣西軍來抗日了。於是許多保甲區長等，即向民間宣稱，桂軍遠來抗日，備極辛苦，我們應爲他們捐些米柴油菜之類，在半自由在半強迫的作法之中，許多的物資集中到區保甲長手中了。他們把這些物資轉給軍隊的時候，却又是一五一十的算價，所有代價，盡入私囊，並且有時還弄得一個「善於供應軍需」的美名！

幸而廣西軍隊來了。消極方面結束了保安團隊之混亂與騷擾，積極方面稍爲穩定了。已經驚惶的人心。由於廣西軍紀律的良好，和抗戰態度之堅決鎮定，本已逃跑一空之合肥民衆，才慢慢開始回來了。同時在軍隊政治工作掩護下面，本地和外來的熱情青年，才相當能集合起來，開始作宣傳民衆，調查民衆和組織民衆的工作。

合肥民衆仍然很純良的。地方政治之腐敗，並不能說明此地民衆對於國家對於抗戰情緒的低落，相反地，南京失守後各地難民之從合肥經過者，其流亡之慘痛與敵人之殘暴的傳述，已經大大地教育了合肥民衆，特別是滁縣全椒定遠相繼失陷，合肥人的感觸

更清切了。他們深切認識到這回不比平常的戰爭，日本人不是對付中國一種人，而是對付整個的中國人，因此這回戰爭是我們大家的事情。其次難民們饑寒交迫輾轉流離的生活，讓合肥一帶民衆，進一步的感覺到：不只抗戰是有关大家的事，而且逃亡不會有什麼根本妥善辦法，逃亡的結果，只是痛苦的增加，最後終至於幻滅。因此許許多多的民衆，武裝起來自衛，武裝起來戰爭了。定遠，嘉山，滁縣，全椒，含山，天長，來安等縣民衆，已經在民團紅槍會，自衛隊等名義之下，紛紛組織起來。江蘇北部退到安徽來的武裝難民，也在這一帶活動，他們在各個交通路上不意的襲擊敵人，在和縣的西梁山地方遊擊隊會打倒了維持會，從維持會中拿到敵人向維持會要東西的收條等件。所要的項目中有「淫婦」若干人，此外是白糖雞蛋之類。滁縣的遊擊隊會一度攻過車站。全椒的土匪和紅槍會等，對於過境難民還有新辦法，凡願參加抗戰之難民，壯丁可以留下參予武裝，婦女則給資送往後方，如不然，則將一切行李沒收，意思是「捐作抗日」。

二月二十五日我們在合肥，某總司令的參謀長，正在合肥東北某地方召地方武力

代表開會，他們一致決議願和軍隊合作，願受軍隊領導，他們有決心，有勇氣，但是必須有軍隊的指揮與領導。合肥以東，津浦兩側各縣民衆武力，至少可以組織成功十萬之衆，廖總司令也請李主席宗仁委派幾個抗戰意識堅強的份子，去作失去地區的縣長，用縣長來領導民衆抗戰，合肥也換了縣長，正在大刀闊斧地整理。

軍隊與民衆合作情形，尤爲良好。在定遠回合肥的途中，我們便衣偵探被紅槍會搶了，衣服和路費都被沒收，後來他們問出來是軍隊便衣偵探，立刻追問是那一個軍隊，他告訴他們是「第七軍」。他們問：「是李宗仁的第七軍嗎？」「是的！」隨着這一答覆，被搶的東西一一退了回來，而且好好地招待了一次，最後是派幾位武裝保護着他走。走了不遠，又被旁的地方武裝扣着，而且把保護者的槍也繳了。仍然是「李宗仁的隊伍」這個理由，始讓他安全通過。

池河鎮附近，地方武裝和我們軍隊的遊擊隊發生了遭遇戰，我們軍隊因地情不熟，弄不清對方是什麼人，只好戒嚴對付，不過對方見我們是中國軍隊，趕問是「那一軍」，

「李宗仁的第七軍！」這些人立刻和順的過來，對我們遊擊隊說：「無論你們打那一路，我們都可以帶路！」

因爲需採取遊擊的戰術，在有正規作戰的掩護之下，大家都隨時得到勝利，於是大家勝利的信心提高了。民衆打遊擊，軍隊也喜歡打遊擊，總司令部的特務營也去打遊擊了。某次幾十個特務營弟兄，在廖總司令的鼓勵之下，化裝便衣出發了。到了鄉間，老百姓就來打聽消息，知道是遊擊隊去打日本，他們在池河定遠間的武裝民衆四五百人集合了。他們不但自動去作響導而且自動聽從軍官的命令，聯合一致去作戰。他們果然在池河定遠間公路上展開了。埋伏的，偵察的，狙擊的，疑兵的，抄襲的，截擊的，他們分配得很好。敵人步騎混合大隊三四百人果然來了。三輛坦克還作了後衛，前面是騎兵和自行車的尖兵。但是正面山頭上我們的槍響了，敵人趕緊想法應付，左側上又發現我們的狙擊力量，敵人正要施行迂迴的老辦法，他們的背後却來了我們大部的軍民合作的隊伍，四方八方神出鬼沒的攻擊使敵人慌亂地退去，戰場上却遺留下幾十個敵人死亡的

血跡，一位少佐被我們打死，他身上的作戰有關機密文件，被我們得到不少。敵人送我們的新式武器，在這一剎那間，就是幾十枝。而我們方面呢？流彈打傷我們一位官長，民衆武裝者還是因爲缺乏經驗，站在山上暴露了目標，驚動了敵人，否則這回敵人吃的苦頭還要更大。

前方的廖磊將軍，謹嚴寬厚，治軍待民，始終溫和可親。出街不帶衛士，警報不停工作，上海戰爭中，在這樣猛烈的砲火下，他常到第一線觀戰，廣西士兵們說：「總司令都不怕死，我們還怕什麼！」有一次敵人飛機似乎得到漢奸報告，大炸他的司令部，四週的房屋全炸壞了。有人勸他避一避，他屹然不動地說：「不要緊！我們沒有做虧心事的人，不必顧慮的！」有人又說：「炸彈可沒有眼睛！」他說：「縱然犧牲了！爲國家而死，也是值得的！」他的助手徐副軍長啓明，更是資兼文武，他對軍事除認爲作戰方法，應注意機動性而外，對於與軍事有關聯的政治條件之改善，他尤斤斤置意。

很幸運地，在前方會到掩護滬杭路大軍退却的李本一團長，這位短小精幹的青年軍

官率領桂軍這一大團，在敵情不明，指揮不靈，國防工事無着的情形下，孤軍以擋乘勝的敵軍於嘉興，在萬分危險之中，他常以奇兵抄襲敵入後路，一次抄至砲兵陣地，敵人棄砲而逃。以後節節敗退，常陷入前後敵人追兵夾攻中，他在萬分無辦法之中，總是選隊反攻，必擊潰敵入一面，而後從容以去。當他翻西湖附近天竺山，請和尙帶路，退至富陽錢塘江邊時，船隻已被全數帶至南岸，後面追兵大至，而所部自嘉興抗戰至今已一週以上之苦戰，傷亡過半。不得已，乃分別泅錢塘江而過。回憶當時憤戰，猶如昨日。他認戰爭不能完全忽視物質的威力，而貴在能避鋒就鈍，因此他主張我們在正面死拚的同時，即刻要展開側面的對敵襲擊，使敵人無法發揮正面攻擊的威力，他最後知道了整個作戰方針，決以運動戰爲主，而以陣地戰和遊擊戰爲輔，他是非常興奮的。

二十七日的黎明，我們大批轟炸機經合肥上空去炸津浦沿綫的敵軍，民間事先不能得預報，許多人駭得不得了。後來知道了真正的消息，大家又高興得了不得。

我機去後，敵機的警報來了。我們在警報聲中，離開合肥到舒城。在我們前面的一

部汽車，被敵機追了一陣，幸而沒有傷亡，我們這輛車僥倖沒有被照顧！

一時半汽車行程，即到皖西門戶的舒城。舒城的西南兩鄉，盡是山地，爲過去豫鄂皖蘇區之一部份，農民曾受蘇區教育者甚多。有許多宣傳隊下鄉宣傳，農村男女對於開會等習慣，異常老練，只要說「要開會」，佈置會場，在會場中如何發言，如何表決，他們多半全會。有許多青年對農民們唱救亡歌，他們說：「你們唱的歌不通俗，不合農村要求，你們聽我們唱吧！」於是他們男女老幼都大唱而特唱，許多知識份子，反而不好輕易向他們宣傳了。

舒城目前是皖西政治動員工作的大本營，某總司令部的總政訓處正在這裏加緊工作。據負責人鄧昊明先生工作的經驗，以爲最大的困難，在地方政治機構，不能與政治工作配合，地方黨政機關，並不能負責起來開展政治動員工作，軍隊雖然做些政治動員工作，但是軍隊常常移動，使政治工作難以繼續，因此難能發生强有力的效果。且過去北伐時期所謂政治工作，有堅定的黨的路線作核心，故一切都有一定方案，故能頭頭是

道，現在軍隊政治工作，很難有整僞的力量和辦法推動着；他以爲今後動員民衆，只能用政府力量，即通過政府發動民衆。但是各地方政府健全的太少了。要能令地方政府担任動員民衆的大任，須得上層政府趕緊作健全下級政府的工夫。

舒城因爲今天成爲第×戰區皖西山地政治動員工作重要據點。總政訓處也的確確用開誠的態度，與各方合作，來作政治動員工作，所以集合在舒城的救亡團體，比較其他的地方多些。如留日流亡同學會，上海青年流亡團，婦女工作團等，舒城的抗敵後援會，也和普通地方有名無實者不同，他們最近改組之後，幹部確乎充實，而工作也真有內容。

不過，深刻地講起來，這些團體工作的自我檢討，覺得一般救亡團體，都發現了幾種困難：第一，能宣傳而不能組織；第二，工作內容都大體一樣，如演劇，唱歌，講演等；第三，流亡團體上層沒領導機關，而各團體間又沒有配合，往往一個地方有好幾個流亡團體，而有些地方又沒有；第四，工作的本身，往往缺乏實際的內容，不能滿足今

天客觀上政治工作的需要。

就比較有內容的舒城抗敵後援會動員工作來看，鄉村中動員宣傳工作，成績不能算壞，但是鄉村民衆接受宣傳之後，困難都來了。男子方面，他們要求能有武裝，以便參加抗戰；第二，家屬生活要有担保，以免後顧之憂。鄉村婦女呢？他們也要求工作，只要實際工作可作，他們不要任何條件的。因此今天我們不只要向民衆宣傳，希望他們參加抗戰，就算了事，而且要實實在在想到，要民衆起來做些什麼，並且起來以後，關於動員民衆有關各事，都要細心想到。（二月六日武穴）

第十二 封鎖線外的安慶

——川軍在安慶有很好的努力——

安慶——這不容易給人們以考察機會的地方，現在是露處在馬當封鎖線的外面。敵人打下南京快三個月了，然而始終沒有敢到安慶來，他們自然知道，今天的安慶，絕對不能和蕪湖那樣，黨政機關跑了三四天後，他們才安然進去。

徐州安靜，安慶也不減繁榮。我們初到安慶，市面上和平時城市相差，並沒有多少。據當地民衆相告，安慶本在南京失守之後，駭成了一座死城，現在已經復活了。

南京十二月十二日被敵打破，許多人就問駐安慶當局，對於「出走」問題之意見，據答是很堅決的。因為安慶北門外政府已經早修好兩處非常堅固的地下室，不但飛機投

彈可以不怕，大砲轟擊，也不會有什麼效果。誰知十四日晚上，不知什麼人傳來敵艦上
海消息，謂十五日天明即將到安慶，於是黨政兩大機關，即集中汽車，半夜搬家，將私
人行李等倉皇向北門外開去，直奔六安。因爲中下級公務員和民衆對於時局消息和見
解，都非常隔膜，他們平時雖然偶然有動搖之感，然而上級人員常常叫他們鎮靜，也
多少有點效力。不過這回叫人鎮靜的人，已經倉皇逃走，一般公務員和民衆乃以爲大禍
臨頭，亟亟不可終夜。十五日天明，安慶將成焦土。於是安慶數十萬民衆，紛紛逃跑，
父喚其子，夫叫其妻，汽車人力車小推車，男人，女人，孩子，箱子，被包，衣服，沙
發，木器……哭的哭，叫的叫，汽車喇叭聲，車輪聲，人聲，馬嘶聲，兒童哭呼聲
……整個安慶的人民都從一家一家的房屋裏擁吐出來，擁擠在一條馬路上，都向北門
去，誰也不肯讓誰。本來中國政治，有人批評叫「公文政治」，現在連公也文不能顧慮
了。

十五日敵艦並沒有來。安慶四週的山景還如往日一樣，長江的洪流仍保持一向雍容

的步調，而安慶經半夜的逃亂後，數十萬的都市，完全慘淡地死去了！這時的安慶，換成了另一世界，散兵，傷兵和流氓們統治的世界！滿街滿巷，城內城外，都是傷兵和散兵，他們有的穿女人衣服，有的穿中式皮袍，有的學生服，有的半截西裝，紅的藍的無奇不有。他們隨處找吃的東西，隨便進入民宅。雖然省會警察局長柳維垣還始終支持着，但是大勢太壞，胆小的警察也跑了。十二月六兩日一切商店關門，簡直買不到米。安慶成爲無政府形態。此時很有步蕪湖後塵的可能，傷兵散兵無人管，他們會像蕪湖那樣亂搶亂燒的。搶了燒了之後，日本人可不血一刃而入安慶了。

幸而安慶此時得了川軍楊森部這個救星！

楊森先生所部二十軍自東戰場調到安慶來整理，因爲他們不願預聞地方政治，故不與地方政府及民衆週旋，他們到安慶已經三四天，社會人士甚至於當地報館亦不知二十軍已到安慶。十二月十四日夜安慶紛亂以後，他們不得不出而維持。他們首先指出日艦上駛消息之無稽，派兵制止不必要的亂逃。一面出嚴厲佈告，制止傷兵散兵非法活動。

指定幾處地點收容傷兵和散兵，最技巧的是：軍部派許多精明的軍官化裝成傷兵和散兵，在他們中宣傳楊某要取締傷散，而且手段堅決，不如早入收容所爲佳。他並派人在要道口檢查，凡非軍有之衣物等，查出即當面焚燒，這樣雷厲風行了幾天後，安慶才算恢復了清靜。而電報郵政和金融的維持，實在煞費苦心！

在這混亂的局面中，值得特別稱頌的，除軍隊之外是皖報社同人和留日流亡同學服務團的努力。在空城逃亡的時候，皖報社同人仍決心撐持到底，以維持社會人心，他們十四日晚漏夜工作，許多工作同人都移到地板上臨時休息，必定要在十五日照常出報，使人心不致根本動搖。他們並預備相當武裝，準備萬一敵人登岸，他們可以最後掩護退却。混亂以後，皖報始終照常出版，功勞不可磨滅！其次，担任說服民衆，講解時事，代軍隊傳達意旨於民衆，並利用此時貫輸救亡抗敵知識，並廣大地教育安慶兒童唱抗戰救亡歌曲，這全是十幾位留日回國同學服務的功績。但是後來皖報社竟因對逃亡事件，略有批評，而受到社長陳志明撤職的處分，全社員工於得此消息時，全體大哭。留日

服務團亦被人報告，認爲別有作用，而不能再在安慶工作。這完全是不明真實狀況的處分，不公平的處分。

應該被處分的是另外一些人，我在安慶看過建設廳某科長的洋樓，我也看過某中學校長做一年校長後所蓋的新廈，我初以爲進了富翁之居，我不敢相信這類職務的人，能有這樣大的經濟力，來造這樣的房子。因爲如果照薪水算去，科長和中學校長的薪金，縱令每月提一半儲作建築費，也起碼得儲蓄拾年以上，才能小小動工！

不過，這些都可以不必提了。今天是該談以後的事情，安慶總算已經復活，川軍和地方人士的感情，總算已經發生了親切的關係，軍隊已經取得人民的愛護與信任，在安慶已經無人負責之情況下，川軍當局發明了一個新的推行政治的方法，即組織「軍政俱樂部」於安慶，藉此兩方面交換意見，各機關如皆同意於某事之後，即分別自動推行。結果，雖無統籌全局之機關，而事務仍得圓滿推動。因楊森軍不便直接干予地方政治，而事實上駐防此間，籌劃戰局，對於地方政治不能不發生關係。此變通機關——軍政俱

樂部——傳益於安慶甚大。

楊森所部川軍之所以如此振奮。則與其在東戰場時陳家行之光榮戰役有關。楊森先生本人爲四川軍人中最能接受新潮者。故抗戰揭開，楊部首先接受中央命令，由貴州東開，貴陽至長沙，本爲五十九日之行程，而楊部官兵於二十四日中趕到。士兵每日行路過多，略有疲乏，雖抗戰情緒極高，大家百無怨言，但若于士兵嘗戲謂：「四隻腳的汽車，開久了也要上油，我們兩隻腳的人，怎能完全不休息呢！」因爲士兵們白天走路，夜間尙須自己打草鞋也。

他們忙忙碌碌地到南翔前線，敵情還不明白，地形也不明白，晚上要作工，白天要避飛機。他們此時正遇敵人在上海六次增援，五次總攻，夏副軍長斗樞被命只帶了先頭到的兩團去恢復陣地，此時陳家行陣地，正當敵人錐形攻擊的頂點，然而他們挺巴蜀健兒之英姿，勇猛前進，立刻將陳家行已失陣地規復，兩翼友軍，皆爲之鼓掌稱讚。

他們死戰陳家行一週之久，全軍犧牲十之七八，始被命調回整理，全軍將士對於陳

家行戰爭的光榮，都抱有繼續前輝，更張後續之信念。於是上海戰爭失敗的經驗，如士兵射擊技術之講求，地形地物之利用，與乎疏散隊形之練習，皆在極積進行中。尤以養成每個官兵抗戰必勝的信念，和培植官兵個別作戰的決心，對於政治教育，亦要求其強化。

除楊森先生之外，安慶人很少不知道夏副軍長斗樞和范副官長挺生的。夏先生以瀟灑著稱；而范先生則以幹練精明爲安慶人所愛重，安慶許許多多的事情，都由他推動，而他始終保持客位，將一切權力與權利皆讓之於應有之者。所以今日安慶市上軍政與軍民間那種和諧氣象是非常可愛的。

爲了教育他們自身，這個軍隊中盛行一種話談會，每天都定時舉行，分組辦理，在談話會中彼此教育，彼此批評。他們並且每人每天節省二兩米，來救濟難民，每日所得，可供五百難民食用。

太平天國時，安慶也是重要的戰場，曾左他們圍四眼狗陳玉成於安慶，達十年左右

，至今安慶城外，仍有當時「深溝高壘」之陳跡，其溝之大且深，遠非國內戰爭中習見的「外壕」所能比擬。各重要山上，安營下柵之痕跡，仍甚清楚。將來安慶以西以北，恐仍不失爲相當重要戰場。（二月六日武穴）

第十三 桂兵佳話

「廣西軍」在這次全面抗戰中，比較有與全國人見面的機會，在編制上，「廣西軍」是「五路軍」，與「八路軍」「三路軍」等處同等軍制地位，這次遍遊第五戰區，對於五路軍士兵生活與情緒等，有不少新發現，甚覺有味。

五路軍士兵大半爲廣西之徵兵，即大半爲有家有室之人民，其意識與普通人民無異，故抗戰後雖徵調從戎，穿上軍衣，而其生活習慣與生活意識，仍爲普通人民，與募兵之有流氓無產階級意識者不同。某地桂兵見有他軍散兵，自由取民間食物等，毫不付價，引爲重大奇怪，他們奇怪爲什麼不給錢能拿人家東西！甚而他們挺身而出，替受害者打不平，好像保護他們自己利益那樣認真，他們在這時忘去了他們已經自己也作了軍人。

徵兵多來自鄉村，鄉村青年忠厚純真，絕對無世故氣。某師由鄭州到徐州，士兵皆坐鐵轎車中，適逢大雨，士兵皆成水人，某兵因病不能支，乃被抬至師部所在之鐵蓬車中，夜間十時，師部各人睡去，此病兵則已相當康復，乃起身拍其旁之師長謂：「你給我看好東西，我要後面去守衛！」師長沒有理他。他到門口，見火車未停，無法過去，又回來睡，到夜二三時左右，他又去拍醒他的師長，仍然叫他代他看行李，他要去守夜！因為他雖在病中，仍牢牢記得，他的連長在他未病前指定了他夜間守衛時間，叮嚀他牢牢記着，所以他病稍蘇之後，他又想來了。

定遠附近永康鎮之戰，連長下令叫大家預備衝鋒，一位士兵乃將自己所佩背囊水壺甌子等解下，很整齊地擺在他左前方地上，然後作預備衝鋒姿勢，連長笑問他爲什麼把東西放在地上，他說：「我打了衝鋒回來，再來拿走。」他沒有知道，打衝鋒之後，不一定還能如演習那樣，可以靠得穩回來的。

淮南戰場上有一位士兵，在二月十一日我們反攻上審考城時，被敵人打傷腿子，然

而他仍然勇敢地砍了一個敵人頭，他死死地把人頭帶在身邊，無論如何絕對不肯放手。晚上他就用那個人頭作枕，他說：「日本鬼子打傷了我，我總得睡他出出氣。」

當廖總司令部由江南轉入江北作戰，在九江候渡，正值舊年關，通夜靠街階未入民房，有人對於士兵問以何不入民房，他們答以：「人家正過年，我們去擾亂幹什麼！」有人對青年士兵告以九江花姑娘多，他們說：「現在過江打日本鬼要緊，沒有工夫！」

皖西舒城某士紳家門外，立有一桂兵，天大雨，因未帶雨具，衣服盡濕，冷凍不堪，士紳乃請其入內暫息，兵不肯入，再三請之，乃入，入後乃就火烤衣服，主人欲送以布鞋一雙，則堅持不可。僅在鞋襪烤乾之後，即刻離去。剛出門即遇到官長，官長責以何以擅入人家，士兵以主人堅請對，後主人趕出證明，士兵始得無罪。

桂軍所過地方，雖深夜中，人民仍有燒茶相待者，有人問以如此豈不太辛苦，而人家之答覆曰：「他們遠來抗日，比我們更辛苦！」故桂軍到安徽後，沿途皆不感困難。

桂軍此次出征抗日，各士兵之家庭鄉里同學等皆熱烈歡送，祝以勝利後回家，所以

他們出征後，不甚記念鄉土，某兵答我：「我們不到勝利，絕對不能回去，因為不到勝利而回廣西，一定是投降屈服了才可能的。投降之後，回廣西去作亡國奴，那是不可以的！」

北伐時，李宗仁先生爲當時第七軍軍長，曾經過安徽，對人民留下良好印象，廣西軍如有上書「第七軍」之竹笠，或被土匪紅槍會等留難時而申明爲「李宗仁」隊伍，即可受到優待。

某兵接其婦自廣西來信，謂家中自他出征後，家中一切佈置，仍甚完好，特別對於他自己有關事物，整理得很圓滿，只希望他在得了勝利之後回去。因爲全鄉的人天天都在談戰爭，天天都在打聽勝利和失敗的消息，他如果勝利回去，她在鄉間的地位也提高了。

三月一日送我們到安慶的兩位衛士，他們都是高小畢業生，家庭尙爲小康之家，徵兵時，他的父母兄弟皆非常高興的送他來當兵，他談東戰場戰爭，雖然敗了，他覺日本

軍隊並不利害，飛機炸慣了，大家也就不以為奇。後來到後方，見了警報有人跑，反而是奇怪事，臨別時，我們送他旁的東西，都不肯受，只向我們要抗敵救亡歌本。因為他們自己也非常愛唱歌的。

廣西軍因係徵兵組成，故出征部隊中，所有廣西境內各民族全有人在內，但因語言不同，教練與指揮困難，如龍州區及百色區之徵兵，必須大體用這兩區之教官，事實上找這些軍官，不容易。各族份子在軍中對於戰爭對於紀律，實有奇怪的忠誠。

東戰場失敗後，廣西士兵得到命令，以後如有強奪其槍械者，則以對敵入手段對付。蚌埠西撤時，有一班人散落到蒙城，縣長欲收繳其槍械，此班人立刻展開，準備廝殺，他們說：「從前我們是老老實實。現在司令長官有命令，我們是不客氣的！」結果，地方人士也好好把他們送走歸隊完事。

大公報合肥分銷處伙計，他在定遠附近看到一桂兵在爛泥中崎嶇跋涉，特別想把自己鞋送去，此兵始終不要，他謂如要，則必須收相當的代價。這位先生很感動的說：

「如果這樣軍隊再不該打勝仗，太沒有天理了！」（三月二日安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五千冊

淮河大戰之前後 全一冊 定價四角

著 作 人 長 江

發 行 人 范 希 天

出 版 者 江 聲 書 社

經 售 者 生 活 書 店

及各地大書店

版 權 所 有

59

717331

(3)

\$0.40